傷寒論淺注補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六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元犀靈石　元豹古愚　同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夔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辨厥陰病脈證篇

【補曰】內經云厥陰之上。風氣治之。風者陰陽摩盪之氣。故西人云樹枝不動亦有微風。每一時許行六七里。所以噓萬物而遂其生者也。人身秉此風氣。是生厥陰肝木之臟。肝膈下連於腎系。為水生木。肝膈上連包絡。台為一經。為木生火。三者合化氤氳暢達。而血氣得以周流。此為厥陰風氣之

和也。風之爲病。又由於水冷火熱。不得其平之故。西洋天學家言空中之氣。有冷熱二種。空氣熱則漲而上升。他處冷空氣。即來補之。試於室中燒火門之上下各有孔。則上孔之熱氣必外出。下孔之冷氣。必內入。成風之理與此相同。因此成兩種風。

一爲自冷處吹向熱帶之風。如熱帶內氣候常熱。則氣漲而升。南北兩極。氣候常冷。則南北兩極。生風吹向熱帶中去。一爲自熱處吹向冷處之風。蓋風既會於熱帶。復散而回轉。吹向冷處。中國冬日。則熱帶在南。故風從北吹向南去。是爲寒風。夏日則熱帶在北。故風從南吹向北去。則爲熱風。余按吹

往南者。以陰從陽如周易之巽卦熱帶在南而風生於北故其卦二陽在上而一陰在下也吹往北者。陰極陽回。如周易之震卦。雖易經訓震不名爲風。然震訓東方也。內經云。東方生風。應春氣陽回陰退之象故上二陰爻而下一陽爻陽生陰退。爲得其和。在人屬厥陰肝經。厥者盡也逆也陰盡而陽生。極而復返故曰厥陰謂厥陰肝藏內含胆火厥陰包絡下通三焦陰爲體而陽爲用。內經所謂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之氣化者正謂其通陽和陰。以成其氤氳摩盪之和風則氣血無病也。若肝木挾腎水。發而爲寒風。如風從冷帶吹來者也遂發厥利若包絡挾心火發而爲熱風如風從熱帶吹來

者也。遂發膿血或寒熱互相進退爲厥熱往來成外寒內熱爲厥深者熱亦深。或下寒上熱爲肌渴又不能食或陰搏陽回。爲左旋右轉之抽風。或陽回陰復爲厥熱停勻而自愈至於風之生蟲必先積濕。故蟲從風化又云蟲從濕化蓋先有陰濕浸漬後被陽風薰動則蠕蠕而生矣。人多不知此經證治皆以風氣二字先不明也。

內經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中見少陽，是厥陰以風爲本，以陰寒爲標，而火熱在中也。至厥陰而陰已極，故不從標本，從於中見。厥陰氣之爲病，中見少陽之熱化，則消渴。厥陰肝木在下，厥陰心包在上，風木之氣從下而上合心包，風火相擊，則氣上撞心，心中疼熱。火能消物，故飢。胃受木尅，故雖飢而不欲食。蚘感風木之氣而生，蚘聞食臭則上於膈，故食則吐蚘。厥陰之標陰在下，陰在下而反下之，有陰無陽，故利不止。

此言厥陰自得之病乃厥陰病之提綱也。

〔補〕曰渴欲飲水氣上沖心心中疼熱喜飢此是厥陰包絡挾心火之熱發動於上如赤道熱氣漲而上升之義其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又是厥陰肝氣挾腎水之寒相應而起也如北極冷氣吹往熱帶之義西洋論風最確然中國自古造字風從凡從日吾鄉呂竹如解風凬字言風者隨陽進退故古文從日今文從虫者則又虫因風化之義詳觀造字之義而西洋之說與仲景所論厥陰風氣之爲病皆可曉矣註家於厥陰寒熱錯雜處每多訛解因不知風字義耳

厥陰風木主氣。厥陰中風同氣相求也。風感陽病。浮爲陽脈。今脈微浮以陽病而得陽脈。故爲欲愈若不浮

不得陽脉也。故爲未愈。

〔述〕此言厥陰中風有欲愈之脉有未愈之脉也。三陽經中風。有中風形證傷寒有傷寒形證。三陰中。惟太陰篇有太陰中風。四肢煩疼太陰傷寒手足自溫。二證而少陰厥陰但有中風之脉而無中風之證。蓋二經受病邪入已深。風寒形證更無分別。但陰經之脈。當沉細今反浮者。以風爲陽邪。元氣復而邪將散。故脉見微浮也浮則欲愈矣。若脉不浮是邪深入。不能外散。故爲未愈。

〔正〕曰。風爲陽邪。是但知熱風而不知寒風也。吾於總論言風甚詳。若執定風爲陽邪。於厥陰風氣治之之理。固不能

爲挾腎寒義可知矣此一節單言寒風。合上節言熱風者皆是分疏提綱之意不應扯入熱深陰亡等語反令文義不明

陰陽寒熱原有互換之理。厥陰傷寒先見厥陰之標陰則厥後得少陽中見之熱化則發熱既得熱化。則向之厥時而利者必於熱時自止醫者治之得法。從此厥不再作。而利亦不再下矣。否則復得標陰之氣。仍如前之見厥復利。厥深不已。而病勢日加矣。

此言陰陽寒熱互換之理也

〔補〕曰厥熱互相勝負理已詳總論中。註家若執標陰之寒中見之熱爲解則反不能通。蓋火熱水寒乃人身本有之氣。肝木挾腎水之寒氣肆發。則爲厥逆而利包絡挾心火之熱氣肆發。則爲發熱則止一熱一厥互相進退則爲厥熱往

來惟水寒火熱兩者交會化為沖和之陽氣。是為少陽則風氣和矣此仲景所謂陰陽相順接也亦即內經所謂從中見之化也。且經言從中見之化亟未言從中見之熱蓋厥陰之熱出於心包厥陰之厥發於肝腎也惟不熱不厥。化而為少陽之沖和則愈是從其化非從其熱也淺註凡解中見均涉含糊。特詳於此。而以下皆不再辯矣

（然而寒熱勝復視乎胃氣厥陰）傷寒始（得時即少陽中見之熱化）發熱。（既至於）六日。（一經已過復作再經不得少陽中見之化）其厥反（至於）九日。（之久厥）而（即）利。（前詳其義茲不復贅大）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無除中。（何以謂之除中以其除去中氣求救於食如燈將滅而復明之象也當以索餅試以索餅試之為穀能勝胃土今）食以索餅（而）不（暴然）發熱者知胃氣尚在（故能任所勝之穀氣而相安此可以）必（其熱來而厥回）

利愈夫厥陰之厥最著熱來誠恐暴然之熱一來不久卽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乃中見之熱化猶存卽一陽之生氣有主期之旦日寅卯夜半子丑而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今復續補發熱三日并前三日亦爲九日以熱與厥期然太過不及而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若再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爲中見太過少陽氣有餘逆於肉裏必發癰膿也。

此論寒熱勝復之理而歸重於胃氣也。〔弟賓有按〕素餅素餅也不入葷腥故名素夜半陽生旦日陽長陽進而陰退也。

〔述一〕此節大意謂發熱則厥利止熱去則復厥利故厥陰發熱非卽愈候厥利轉爲發熱乃屬愈期耳是以厥轉爲熱夜半可愈熱久不罷必發癰膿可知仲景不是要其有

熱要其發熱而厥利止。厥利止而熱亦隨罷。方能順候。何註家不達此旨。強爲註釋。以致厥陰篇中無數聖訓反成無數疑竇耶。

【補曰】與厥相應。則厥熱平。而俱爲沖和之少陽。故愈。厥有餘。則純陰無陽。爲不得愈。熱有餘。亦爲亢陽。而非少陽也。故必復離臟而不得愈。夜半者陽之初生。旦日者陽之沖和。乃天少陽司氣之時也。借天少陽之氣化人身厥陰寒熱。變爲沖和之氣。所謂得中見少陽之化者如此。註家不可妄扯

前言陽[illegible]爲熱。便知陰盡爲寒。傷寒脈遲六七日。正藉此陰盡出陽之期。得陽之氣。而可望其陽復也。醫者不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則惟陰無陽矣。見厥爲陰之寒。當以溫陽爲主。忌寒涼藥。而反見之。脈遲爲[illegible]寒。今與

黃芩湯復除其外熱。則為外皆寒。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謂中氣已除而外去。必死。由此觀之，復熱以開氣為本之旨，愈明矣。

〔述〕此承上文脈數而推及脈遲反覆以明其義

厥陰傷寒先厥病標陰之氣。而後發熱得中見之化。而既得熱化其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陰液泄於外，而火熱炎於上也。內經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者厥陰也。一陽少陽也。病厥陰而熱化太過者其喉為痺所以然者故下利不當有汗，有汗則陽熱反從汗而上升出表妙是發熱之時陽守中而無汗則熱與厥應而利必自止。若厥止而熱與利不止是陽熱陷下必便膿血夫既下陷而為便膿血者。則陽熱不復上升而其喉不痺上下經氣之相通如此。

〔述〕此言熱化太過隨其經氣之上下而為病也

〔補〕曰別經寒熱皆不剽疾惟厥陰司風風性善動挾寒

氣則木尅土而迅發疾走是爲厥利除中挾熱氣則火流金而迅發疾走是爲喉痺便膿血此合上節觀之而厥陰寒熱之義可了然矣。

（質陰）傷寒（若）一二日（未盡至於三日之少陽。則從陽而交於陰矣。）至四五日（未盡六日之厥陰則又從陰而復於陽矣陰爲不可見見之於厥熱二證有陰）而厥者（在陽）必發熱（以此知其前與後之由因五日之）前（遇陽而）熱者。二一（日之）後（遇陰）必厥（以此知其深與微之病）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此陰陽往復之理也）厥應下之（以和陰陽之氣）而反發汗者必（火熱上炎）口傷爛赤。（以厥陰之脈循頰裏環唇內故也）

此一節遥承上節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恐人泥其說而執一不通也註家謂單指厥而言非是。按前云不可下者指承氣等方而言也此云應下之者熱證輕有四逆散重有白

虎湯。寒證有烏梅丸是也．〔沈堯封云〕此正邪分爭。一大往來。寒熱病也。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猶言寒重則發熱亦重。寒輕則發熱亦輕．論其常理也。其有不然者。可以決病之進退矣。故下文即論厥少熱多厥多熱少。不知註傷寒者皆以熱字作伏熱解．遂令厥陰病有熱無寒矣。不思烏梅丸．是熱陰主方．如果有熱無寒。何以方中任用薑附桂辛椒大辛熱耶．蓋厥陰為三陰之盡病及此者。必陰陽錯雜況厥陰肝木於卦為震一陽居二陰之下。是其本象病則陽泛於上陰伏於下。而下寒上熱之證作矣其病藏寒。蛔上入膈是下寒之證據也消渴心中疼熱是上熱之證據也。況厥者逆也

下氣逆上即是孤陽上泛。其病多升少降。凡吐蚘氣上撞心皆是過升之病治宜下降其逆上之陽取內經高者抑之之義其下之之法非必硝黃攻尅實熱方爲下劑即烏梅丸一方已具方中無論黃連烏梅黃柏苦酸鹹純陰爲下降即附子直達命門亦莫非下降藥也下之而陽伏於下。則陰陽之氣順而厥可愈矣。倘誤認爲外寒所束。而反發其汗則心中疼熱之陽盡升於上而口傷爛赤矣

[正 曰一沈氏辨伏熱之非然此一節。却正是伏熱證。蓋此節當分兩段解前一段而厥者必發熱。是言先厥後熱以厥爲主熱發則厥退也。後一段。前熱者後必厥是言先熱後厥。

以熱爲主。厥發則熱伏也。故承之曰。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爲伏熱之厥。故應下之。將此節作兩段解。則厥熱往來之理。與厥深熱深之義。皆明矣

（陰陽偏則病。平則愈。厥陰）傷寒病。（其標陰在下。故）厥五日。（熱化在中。故）熱亦五日。（以五日爲一候之數也）設六日。（過五日一候之數）當復厥。不厥者。（中見之化勝。不復見標陰之象也。故）自愈。（然或至於六日而仍厥。而其日）厥（之能）終不過（其）五日。以（其）熱五日（設之。亦見其平。）故知（其不藥而）自愈

〔述〕此言厥熱相應。陰陽平。當自愈也

〔正〕曰。手足皆有厥陰經。且厥陰之脈。上至顛頂。何以單言標陰在下哉。熱化在中之說。上文已辨之矣。此節總詮陰陽平。當自愈義。顯了。當不應扯標陰中熱等語。反生葛藤。

手之三陰三陽相接於手十指 足之三陰三陽相接於足十指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爲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此章明上文致厥之由併起下文諸厥之病承上接下之詞也。〔按陳平伯云〕本條指原所以致厥之故不專指寒厥言也看用凡字冠首則知不獨言三陰之厥並該寒熱二厥在內矣。蓋陽受氣於四肢陰受氣於五藏陰陽之氣相貫如環無端。若寒厥則陽不與陰相順接熱厥則陰不與陽相順接也或曰陰不與陽相順接當四肢煩熱何反逆冷也而不知熱邪深入陽氣壅遏於裏不能外達於四肢亦爲厥冷。豈非陰與陽不相順接之謂乎仲景立言之妙如此。〔受業周

易圖按一陰陽者。厥陰少陽也。厥陰統諸陰之極。少陽總諸陽之始。一行陰道而接於陽。一行陽道而接於陰。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此順接也。否則陰陽之氣不交。則爲厥矣。

〔補曰〕不相順接者。是言陰陽之氣不交。厥自厥而熱自熱。不能合同而化也。不是十指之脈不相順接。要從陰陽氣化上講。於義乃確。讀總論則知陰陽所以不相順接之故。

厥有相似者。必須細辨。吐蚘尤其顯然者也。而題面不同。與蚘而不識。或少陰厥陰之異。而目亦生錯。茲就之大概所傷寒病脈微爲少陰之下脈而厥。爲少陰之陰厥。至再復於太陽之七日陽明之八日。不得陽熱之化。不特手足厥冷。而周身之膚亦冷。其人躁。動而無暫安時者。孤陽外脫。而陰亦不能爲之守也。此爲少陰之藏眞將厥面厥。非爲蚘之厥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以吐蚘。爲厥陰主證之大眼目也。今病者不躁而靜。靜中而

復（有）時（發）煩（與無暫安時者不同）。此爲藏寒。蛔（不安而）上入（於）膈。故（因蛔之上膈而）煩（又因蛔之下膈）。須臾（而安）復止。得食而嘔（卽所謂飢不欲食是也）。又煩者（卽所謂氣上撞心。心中疼熱是也）。蛔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蛔（卽所謂食則吐蛔是也。厥陰爲風木之藏。蟲從風生。故凡厥陰之蟲。變化不一。無論見蟲不見蟲。辨其氣化。不拘其形迹。皆可約其旨。治）。蛔厥者（統以）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何也。以厥陰證。非厥卽利。此方不特可以治厥。而並可以治利。凡陰陽不相順接。厥而下利之證。亦不能舍此而求方）。

此借少陰之藏厥。托出厥陰之蛔厥。是明托法。節末補出又主久利四字。言外見本經厥利相因。取烏梅丸爲主。分之爲蛔厥一證之專方。合之爲厥陰各證之總方。以主久利而托出厥陰之全體。是暗托法。作文有借賓定主之訣。余請與儒醫說此腐話。

〔補〕曰〔此節註尙不差惟所以生蚘之理尙未發明。蓋必大小腸中。所積糟粕先得肝木挾寒水之氣爲之浸漬。又得心包絡導火熱之氣蒸而煽之則陽引其陰陰動於陽而蠕蠕生蟲矣陽動陰應則風生陰從陽變而蟲出。此風氣所以生蟲也蟲生皆在大小腸中。以肝與包絡之膜皆下連大小腸也。蟲雖生於寒濕而實借感於風熱故藏寒則下焦純寒蚘亦不安。欲上膈以就熱。須知厥陰寒熱往復。乃有此忽然生蚘。忽然臟寒忽然蚘上忽然蚘下之證。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個　細辛六兩　乾薑十兩

黃連一斤　當歸四兩　附子六兩炮
蜀椒四兩去汗炒　桂枝六兩　人參六兩
黃蘗六兩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圓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圓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圓。禁生冷滑物食臭等。

論曰。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此厥陰病之提綱也。經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中見少陽是厥陰以風爲本以陰寒爲標而火熱在

中也至厥陰而陰已極故不從標本而從於中治。

[正　曰]解中氣作火熱又曰從中治余於上文已詳辨之。茲不復贅。

[沈堯封云]此厥陰證之提綱也消渴等證外更有厥熱往來或嘔或利等證猶之陽明病胃家實之外更有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等證故陽明病必須內外證合見乃是眞陽明厥陰病亦必內外證合見乃是眞厥陰其餘或厥或利或嘔而內無氣上撞心心中疼熱等證皆似厥陰而非厥陰也

[正　曰]或厥或利或嘔此篇所論皆是厥陰證也乃云此不是眞厥陰是不知厥陰之氣化者矣讀總論及各節補正

虛自見

【男元犀按】論云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則是以少陰證之藏厥喚起厥陰之藏厥也然少陰證水火不交爲煩躁若見陽欲脫危證則但躁不煩與厥陰但煩不躁者不同故膚冷而躁名曰藏厥非蚘厥也蚘厥爲厥陰病的證厥陰陰極陽生中見少陽相火名曰蚘厥此蚘字所包者廣厥陰主風木若名爲風厥則遺去木字若名爲木厥又遺去風字且用字亦不雅馴若名爲風木厥更見執著第以蚘厥二字該之蓋以蚘者風木之蟲也而吐蚘爲厥陰之真面目括此一字而病源病證俱在其中其人當吐蚘者以風木之氣當有是證亦不必泥於蚘之有無如本節靜而復時[illegible]上[illegible]氣上衝心心中疼熱皆是也曰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又用一當字者言吐蚘者其常飢不吐蚘不嘔而又煩風木之氣亦可以吐蚘徵之也曰靜而復煩曰多與復出因又煩者風有作止非然遇食之眼目在此爲藏寒四字言見證難曰風木爲病相火上攻而并藏則爲寒何也厥爲三陰陰之盡也周易震卦一陽居二陰之下陰厥陰本證病則陽并於上陰陷於下飢不欲食下之利不止是下寒之確證曰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吐蚘是上熱之確證也方用烏梅[illegible]以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木性拂者順之其其所固有去其所本無治之所以臻於上理也桂枝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品[illegible][illegible]上之火以[illegible][illegible]對下一畫之奇黃連黃柏苦寒之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熱爲溫震卦上四[illegible]之[illegible]又佐以人參之甘寒當歸之苦溫乾薑之辛溫三物合用能令中焦受氣而取汁而烏梅蒸於米下服丸送以米飲無非補養中焦之

法。經謂厥陰不治取之陽明者此也。此為厥陰證之總方。注家第謂蛔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殊淺之乎測烏梅丸也

【補】曰厥陰之寒熱總因風氣而煽動也故用烏梅斂戢風氣而餘藥兼調其寒熱

傷寒厥陰不待藉少陽之熱化。而兼藉少陽少陰之樞轉。厥陰傷寒微從少陽之熱化。則熱少微現厥陰之標陰。則厥微惟其熱少厥微。故手足不厥冷。而止見指頭帶寒少陽主陽之樞。少陰主陰之樞。陰陽樞轉不出。故默默不欲食少陽主煩厥陰主躁陰陽不能以時交。故俟數日者小便利色白者。樞轉利。而三焦之決瀆得氣。此熱從水道之下行。而除也然病以胃氣為本。故必以食驗之。其人欲得食。胃氣和其病為愈。若厥而嘔少陰樞轉不出也。胸脇煩滿者。少陽樞轉不出。陰陽並逆。不得外出。內傷陰絡其後必便血內經云。陰絡傷則便血。是也。

以上俱言厥陰藉少陽之熱化。而此言熱化之外又藉其樞轉且又藉陽樞挾陰樞而俱轉也。

正　曰藉熱化既誤。而又云藉陽樞亦誤．且云．又藉陽樞挾陰樞而俱轉於仲景文義添出葛藤。不知此節。當分兩段皆言外厥內熱之證上段內熱輕則厥亦輕。但指頭寒而不大厥也故其內之熱亦只默默微煩燥不至於嘔而煩滿也。待數日後或得小便利。色白者則此微熱已從小便除去。遂欲得食而病愈矣此是上段言厥輕熱微者可得小便利而自愈矣下段乃言內熱之重者曰若厥之甚而又嘔吐。比上段之不欲食爲更重矣此爲厥深熱亦深。胸脇必煩滿其後陰尤必便血也義甚爽直何必扯陽樞陰樞爲藉而又藉轉而又轉之說哉．

熱邪內陷。既爲便血。寒邪內陷。其證若何。病者手足厥冷厥陰之中見之化。而主陰之證病主考胸在上。固主陽氣在下言我不結胸逆主陰下。陰邪各從北胸不結於上。故結於下。故小腹滿以手按之而痛者。以厥陰之脈通之此冷結在陰邪在少腹。膀胱關元也。少腹之內。

逆上節熱邪樞轉不出逆於陰絡而便膿血。此節寒邪樞轉不出。逆於膀胱關元而爲冷結也　臍下四寸爲中極。三寸爲關元少陽之氣出於中極循關元而上

[補　曰]關元卽胞宮也又名血室。又名氣海。又名丹田。義詳少陰總論。此因肝系之膜下連網油而至臍下。肝脈又抵少腹包絡之血下歸循衝任而下會於胞宮故二經之冷。亦能下結於胞宮也原文先言我不結胸。以見胸前之膜膈固

與肝系心包相通而下至胞宮亦是二經膜膈相通之處乃肝之氣與包絡之血會聚之所故能結於此也知此則凡寒疝癥瘕之故皆可會通

(厥陰)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卽厥與熱之日數比較)厥少熱多(陽氣進而陰氣退)其病(勢)當(易)愈。(若)四日至七日(陰寒去)熱不除者(陽氣太過陰血受傷)其後必傷膿血

此節言陰陽勝負可以日數之多寡驗之也。厥陰病多有便血者以厥陰主包絡而主血也　述張註內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熱病熱雖盛不死是傷寒以熱爲貴也。然熱不及者病太過者亦病故此節論寒熱之多少以明不可太過。

與不及也。

〔補　曰〕厥陰之厥冷。是肝挾腎水。則侮脾土。而利不止。厥陰之熱。是包絡挾心火。則傷血脈而便膿血。以包絡主血故也。讀者先將寒熱分得開。乃知寒熱相錯之故。且知包熱肝寒。合化則寒熱平。而成爲陽之沖和。所謂得中見之化則愈矣。淺註多以熱爲中見之化則義反支離

厥陰之數

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勢爲進。即其厥與熱之日數比較寒多而熱之數少。寒氣勝而陽氣退。故其病勢爲進也。

上節言熱勝於厥而傷陰。此節言厥勝於熱而傷陽也。〔陳平伯云〕上條以熱多而病愈。本條以厥多而病進。註家皆

以熱多正勝厥多邪勝立論。大失仲景本旨如果熱多爲正勝當幸其熱之常在以見正之常勝何至有過熱便膿血之變且兩條所言。皆因熱深。非由寒勝。發熱與厥，總是邪熱爲禍有何正勝邪勝之可言乃仲景以熱多爲病愈厥多爲病進者是論病機之進退。以厥爲熱邪向內。熱爲熱邪向外凡外來客熱向外爲退向內爲進也故熱多爲病邪向愈之機。不是病邪便愈之候。所以縱有便膿血之患而熱逼營陰。與熱深厥逆者仍有輕重。若是厥多於熱者由熱深壅閉陽氣不得外達四肢。而反退處於邪熱之中復甲之日陽氣退故爲進。蓋厥多熱少因陽退伏不因陽虛寂滅於熱深之病機

爲進也。此雖引而不發之旨。然仲景之意自是躍如。奈何註家不能推測反將原文蒙晦耶。按此說未免矯枉過正。

〔正　曰〕陳平伯只知厥陰有眞熱假厥之證。而不知厥陰有眞厥眞熱互見之證。謂此節之厥總是熱邪。而不知此節之厥。正是言寒邪也。此篇文法凡言邪熱發厥者皆是先言熱後發厥　爲厥深熱亦深　凡言寒邪發厥者。皆是先發厥。後乃發熱以見陽回陰退。則望其沖和而愈。若寒多熱少。則陽氣反退陰氣反進。故爲病進。平伯不知此義。而脩園亦未辨明皆因厥熱之理。一間未達耳。

深淺自不治之理不可不知。

傷寒六日厥陰主氣既至七日。値太陽主氣之期。竟不能得陽熱之化。陽欲絕而不行於脉。故脈微

陽欲絕而不行於四肢，故手足厥冷。蓋陽在上而不能下交於陰，故煩。陰在下而不能上交於陽，故躁。此陰陽水火不交之故，宜灸厥陰。以啟陰中之生陽而交會其水火。若灸之而厥不還者，陽氣不復，陰氣乘離，故死。

此言上下水火不交而死也。言厥陰之病，俱見少陰之死證，以少陰為厥陰之母，乙癸同源，窮則反本之義也。

〔正曰〕厥陰之厥，原是肝木挾腎水而生寒。厥陰之煩，原是包絡挾心火而生熱。故厥陰俱見少陰之死證，義極爽直。至謂乙癸同源，窮則反本，失於太迂曲矣。

〔張令韶云〕灸厥陰，宜灸滎穴、關元、百會等處。滎者，行間穴也，在足大指中縫間。會者，章門穴也，在季脇之端，乃厥陰少陽之會。關元在臍下三寸，足三陰經脈之會。百會在頂上中

央。厥陰督脈之會。沈丹彩云。可灸大衝二穴。在足大指下後二寸陷中灸三壯。蓋此穴是厥陰脈之所註也。此章凡六節皆論不治之死證。

厥不還者死。可知厥陰病發熱爲不死證灸。然發熱亦有三者爲死證。一者厥陰傷寒既見發熱則利當自止。而反下利身雖發熱而手足反見厥逆。是孤陽外出陰不能爲之守而躁不得臥者陰陽將離死。

此言厥陰發熱以躁不得臥。定爲死證也。

二者厥陰傷寒以熱多厥少爲病退則利當止。而厥亦自愈矣。今既見發熱熱甚而下下利至甚熱利不止而厥亦不止者按金匱所云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下不禁。藏府氣絕。故主死。

此言厥陰發熱。以厥不止。定爲死證也。

三者厥陰傷寒六日。厥陰主氣之期。交七日。又有太陽陽熱之化。故不利若熱微而渴。汗濈濈而微利者。是陽氣之復。不可認

若汗驟出脫傷便見發熱而下利其人汗出不止者熱汗下一時並見乃陽氣虛脫於內而外散陽神浮散於外而上越於汗出死所以然者真陽之氣盡去陰氣獨存有陰無陽故也

此言厥陰發熱以汗出不止定其為死證也。

然以上皆亡陽之死證而亡陰死證亦不可不知傷寒五六日六經已過邪已傳於裏而僅於血故不結胸既不結胸則腹亦不結而腹濡脈乃血脈血虛則脈亦虛陰血虛於內不能與陽氣相接於外故手足復厥者復不可下此為亡血若誤下之則陰亡而陽亦亡矣故死

上節言亡陽而死此節言亡陰而死也

〔補曰〕此上四節淺註甚了當惜全書不盡如是也。

病既見少陽之熱化仍得厥陰之寒化發熱而厥厥至於七日六氣已過而又來復於太陽而厥應止矣今則不惟不止反加下利者此陰盛極而未至於死亦為難治蓋厥陰為陰之盡不得陽熱之化即為不可治矣

〔述〕此言六氣已週。病不解。而爲難治之證也。

傷寒脉（陽盛則促。雖手足厥逆。亦是熱厥。忌用火攻。然有陰盛之極。反假現數中一止之促脈。但陽盛者。重按之指下有力。陰盛者。重按之指下無力。）促。（知其陽盛之假。）手足厥逆者。（知其陰盛之眞。）可（於厥陰之井榮經輸等穴）灸之。（以通其陽。蓋以厥陰爲陰之極。貴得生陽之氣也。）

此言厥證之寒也。述此章凡八節。皆論厥證之有寒有熱。有虛有實也。

傷寒脉滑而厥者。（陽氣內鬱而不得外達。外雖厥而）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此言厥證之熱也。脈滑爲熱。然必煩渴引飲。乃爲白虎湯之對證。

〔受業何鶴齡按〕白虎湯。論中兩見。一見於陽明篇。曰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也。此篇曰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皆以有

脈滑為熱。故滑脈從浮分而見。故主表熱。而此為裏熱。其滑脈從沈分而見可知也。

經脈流行。常周不息。若經血虛少。則不能流通暢達。而手足為之厥寒。脈細按之欲絕者。以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

此言經脈內虛。不能榮貫手足。而為厥寒之證也。內者中氣也。薑萸以溫中氣。一說久寒。即寒疝癥瘕之屬。

[沈堯封云]叔和釋脈云。細極謂之微。即此之脈細欲絕即與微脈混矣。不知微者薄也。屬陽氣虛。細者。小也。屬陰血。虛薄者未必小。小者未必薄也。蓋營行脈中。陰血虛則實其中者少。脈故小。衛行脈外。陽氣虛。則約乎外者。怯。脈

故薄。況前人用微字。多取薄字意。試問微雲淡河漢。薄乎細乎。故少陰論中。脈微欲絕。用通脈四逆主治。回陽之劑。也。此之脈細欲絕。用當歸四逆主治。補血之劑也。兩脈陰陽各異。豈堪混釋。

[受業何鶴齡按] 此厥陰不能上合於心包也。心包主血亦主脈。橫通四布。今心包之血。不四布。則手足厥寒。又不能橫通於經脈。則脈微欲絕。故以此湯養血通脈以主之。

[補　曰] 沈氏論脈甚精。何氏心包主血。亦與此經之旨意相合。此等好注腳。不可多得。

當歸四逆湯方

當歸三兩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細辛三兩　大棗二十五個　甘草二兩炙

通草三兩按即今之木通是也。今之通草名通脫木。不堪用。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方

即前方加吳茱萸半升。生薑三兩。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分溫五服。

〔陳平伯云〕仲景治四逆。每用薑附。今當歸四逆湯中。並無溫中助陽之品。即遇內有久寒之人。但加吳茱萸生薑。不用乾薑附子。何也。蓋厥陰肝臟。藏榮血而應肝木。膽府內寄。風火同源。苟非寒邪內犯。一陽生氣欲寂者。不得用大辛大熱之品。以擾動風火。不比少陰為寒水之臟。其在經之邪。可麻辛與附子合用。是以雖有久寒。不現陰寒內犯之候者。加生薑以宣泄。不取乾薑之溫中。加吳茱萸以苦降。不取附子之助火。分經投治法。律精嚴。學者所當則傚

也。受業林士琛按。此證何以辨爲其陰厥中風之病。蓋風爲陽邪。一出入於一經。則改一經之氣。變其面目。因中提六經之病。皆加一爲字。可味。中於厥陰陽邪。則其厥愈深。此脈愈細。所謂先厥後必發熱也。大要從本節提綱處細繹其旨。而得其眞。今且於本節後半。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八字。對面尋繹出來。彼曰內。便知此之爲外。太陽篇有外不解用桂枝湯之例。故曰久。便知此爲暴病。非十日已去過經不解之邪。故曰寒。寒爲陰邪。便知此爲中風之陽邪。故君當歸補厥陰之血。卽取桂枝湯爲解外之法。加細辛木通烈而且遇因病未久而相遂去之寒。去生薑。重加大棗。以風爲陽邪。與厥陰合爲一家。恐助辛桂之熱。當歸辛桂之性。若內有久寒。方加吳萸生薑清酒之選。一爲中風主治。一爲傷寒主治。

【正曰】林說許多矯强。皆因誤認風爲陽邪之故。當歸四逆湯明是溫藥。與陽邪不合。今欲遷就其詞。以曲圓其風爲陽邪之說。則兩失矣。

【羅東逸曰】厥陰爲三陰之盡。陰盡陽生。若受寒邪。則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故脈微而厥。然厥陰之藏。相火遊行其間。經雖受寒。而藏不卽寒。故先厥者。後必發熱。所以傷寒初起。見其手足厥冷。脈細欲絕者。不得遽認爲寒。而用薑附也。此方取桂枝湯。君以當歸者。厥陰主肝。肝爲血室也。佐細辛。其味

極辛，能通三陰，外溫經而內溫臟，通草其性極通，善開關節，內通竅而外通營，去生薑者，恐其過表也，倍大棗者，即建中加飴之義，用二十五枚者，取五五之數也。肝之志苦急，肝之神欲散，辛甘並舉，則志遂而神悅，未有厥陰神志遂悅，而脈微不用，手足不溫者也，不須參苓之補，不用薑附之燥，此厥陰厥逆，與太少不同者也。若其人內有久寒，非辛溫之品不能解，故加吳萸生薑之辛熱，更用酒煎佐細辛直通厥陰之臟，迅散內外之寒，是又救厥陰內外兩傷於寒之法也。

〔正曰〕此因脈細。知其寒在血分。不在氣分。故不用薑附。而但用桂辛以溫血也。羅氏扯說相火。謂雖厥冷脈細。不得遽認為寒。然試問當歸四逆湯。非治寒而何。

經脈內虛而厥，既有當歸四逆之治法矣，而陽虛而厥，治之奈何，

大汗出。此為表陽虛。熱不去。此為陽氣外越。內拘急。此為陰氣內盛。四肢疼。此為陽虛不能四達。又下利。此為下焦之生陽下挫。厥逆而惡寒者。表陽脫於外也，生陽洩於下以，四逆湯主之。回表陽之外脫，救生陽之下陷。

此陽虛而厥。反作假熱之象也。陳亮師云大汗出，謂如水淋

瀉熱不去。謂熱不爲汗衰。蓋言陽氣外泄。寒邪獨盛。表虛邪盛如此。勢必經脈失和。於是有內拘急。四肢疼之證也。再見下利厥逆。陰寒內盛。惡寒陽氣大虛。故用四逆湯急急溫經。復陽以消陰翳　陳平伯云。大汗身熱。四肢疼。皆是熱邪爲患。而仲景便用四逆湯者。以外有厥熱惡寒之證。內有拘急下利之候。陰寒之象。內外畢露。則知汗出爲陽氣外亡。身熱由虛陽外越。肢疼爲陽氣內脫。不用薑附以急溫虛陽。有隨絕之患。其辨證處。又只在惡寒下利也。總之仲景辨陽經之病。以惡熱不便爲裏實。辨陰經之病。以惡寒下利爲裏虛。不可不知。愚按上節言內有久寒而厥。只用生薑吳茱萸。此

節言熱不去厥逆而惡寒。重用乾薑生附子。學者務宜於此處講究。

〔補　曰〕上節無下利。只肝經血脈之寒。故不用薑附。此節有下利。是肝挾腎水之寒。故用薑附。最易曉也。何必煩言。惟此與少陰四逆所以同中有異者。在內拘急四肢疼。二者皆是腹內之膜四肢之筋。爲寒凝結也。筋膜當統於肝膈。故此屬厥陰。其他寒疝轉筋。皆如此例。用生附者。取其麻烈之味。兼秉風性。能追風也。烏頭煎。亦是此義。若一炮熟則風性去。而但能溫腎。

陽亡於外而大汗。若陽脫於內而大下利。內外二脫。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此陽虛而厥。無假熱之象也。上節有假熱此節無假熱

〔陳亮師云〕汗而云大。則陽氣亡於表。下利云大。則陽氣亡於裏矣。如是而又厥冷。何以不列於死證條中。玩本文不言五六日六七日。而但云大汗大下。乃陰寒驟中之證。凡驟中者。邪氣雖盛而正氣初傷。急急用溫正氣。猶能自復。未可即稱死證。不比病久。而忽大汗大下。陰陽脫而死也。故用四逆勝寒毒於方危。回陽氣於將絕。服之而汗利止。厥逆回。猶可望生。

〔程扶生云〕不因汗下而厥冷者。用當歸四逆。因汗下而厥冷者。用四逆。此緩急之機權也。

【喻氏曰】此證無外熱相錯。其爲陰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則陰津亦亡。但此際不得不以救陽爲急。俟陽回。乃可徐救其陰也。愚按救陰非熟地之類。四逆湯加人參足矣。

亦有因痰水而致厥者。厥雖不同。究竟統屬於陰證厥內。不可不知。試先言痰厥。病人。無他證。忽然手足厥冷。以四肢受氣於胸中。胸中痰飲結聚。斯氣不能通貫於四肢矣。脈乍緊者。以痰脈怪變無常。不緊而忽緊。忽緊而又不緊。此實指其病原之所在。曰邪結在胸中。胸者心主之宮城。心爲邪礙。心下滿而煩。煩則火能消物。故飢。滿則痰火壅塞。雖飢而仍或不能食者。治法高者越之。此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此言痰之爲厥也。

【受業黃奕潤按】此厥陰不病陰臟之虛寒而病胸中之腑位。既在胸中。不必治其風木。惟吐去胸中之邪。則木欣欣而向榮矣。

【正】曰。乍緊者。謂初得病時。脈即見緊也。淺註解爲忽緊

而又不緊。謂是痰脈怪變。然考仲景各處論痰。均無怪脈。且仲景書皆是憑脈憑證以爲斷。曰厥冷則寒證也。曰脈緊則寒脈也。所謂邪結在胸中者。即寒邪也。胸中指膈膜言。邪在膈中則包絡之火不得下行。故煩。其不能食者。肝寒動於下也。總因邪在胸膈間。但吐去膈中之寒邪。而包絡與肝。兩皆暢矣。凡寒結則水聚。不得將寒飲分爲兩事。

（再言水厥。）傷寒（手足）厥（其證不一。）而（證審其）心下悸者。（爲水停於心之下。胃之上。心爲陽藏而惡水。水氣乘之。是以悸動。）宜。（乘其未入胃之時。）先治（其）水當服茯苓甘草湯。（此曰治水。）却治其厥。（倘若）不爾（則）水（從上流）漬入（於）胃必作利也。（夫厥證最忌下利。利則中氣不守。邪愈內陷。故與其調治於旣利之後。不若防患於未利之前。所以宜先治水。）

此言水之爲厥也。 茯苓甘草湯方見太陽篇二卷。

〔魏念廷云〕此厥陰病。預防下利之法。蓋病至厥陰以陽升爲欲愈。邪陷爲危機若夫厥而下利。則病邪有陷無升。所以先治下利爲第一義無論其厥之爲寒爲熱。而俱以下利爲不可犯之證。如此條。厥而心下悸者。爲水邪乘心。心陽失御之故。見此則治厥爲緩。而治水爲急。何也。厥猶可從發熱之多少。以審進退之機水則必趨於下。而力能牽陽下墜者也法用茯苓甘草湯。以治水。使水通而下利不作。此雖治未實治本也若不治水。則水漬入胃。隨腸而下。必作下利利作則陽氣有降無升厥利何由而止。故治厥必先治水也。

厥陰以作利為大忌，未利為預防其自利，若誤下，隨利不止，不可不立救治之法，以盡人事。傷寒六七日，乃由陰出陽之期，醫者不知，誤篤大下之後。虛其陽氣故寸口之脈沈而遲。陽虛不與陰相接，故手足厥逆，且大下之後虛其陰氣，故下部之陰脈不至，陰虛亦不與陽接，陰陽兩不相接，此手足厥逆之所由來也。厥陰之脈，貫膈上注肺，循喉嚨之後，大下後亡其津液，遂致肺燥，故咽喉不利。而唾膿血泄利不止者。厥陰首節，以下之利不止者示戒，今誤下，為主氣內陷之劇證矣，此為難治。然亦不忍置之而不治，姑以麻黃升麻湯主之。

此承上節，必作利而言大下後之劇證也。

〔錢天來云〕厥陰為含陽之體，陽氣藏於至陰之中，乃陰之極處，所以本篇首條，即有下之利不止之禁，在陽經尚有表證未解者，況陰經本不可下，而妄下之，使未解之經邪，陷入於至陰之中，平寸脈者氣口也。經云氣口獨為五藏主，胃陽

衰而寸脈沉遲也手足四肢也。經云四肢爲諸陽之本。陽虛故手足厥逆也下後陽虛於下故下部脈不至下寒則熱迫於上故咽喉不利而吐膿血也。卽前所謂厥後熱不除者。必便膿血。熱氣有餘。必發癰膿。及口傷爛赤之變證也。泄利不止寒邪在下。所謂厥者必利。亦卽下之利不止之義也。正虛邪實陰盛陽衰。寒多熱勝。表裏舛錯。治寒則遺其熱。治熱必害於寒。補虛必助其實瀉實必益其虛誠爲難治。仲景不得已立麻黃升麻湯主之

麻黃升麻湯方

麻黃 一兩半去節　升麻 一兩一分　當歸 一兩一分

知母　黃芩　萎蕤各十八銖

石膏碎綿裹　白朮　乾薑

芍藥　天門冬去心　桂枝

茯苓　甘草各六銖炙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頃。令盡汗出愈。

〔張令韶曰〕傷寒六七日。乃由陰出陽之期。醫工以大熱不解。而大下之。虛其陽氣。故寸脈沉遲。手足厥逆也。下為陰。下部脈不至。陰虛不能上通於陽也。咽喉不利。吐膿血。濕熱在上也。泄利不止。陰寒在下也。陰陽兩不相接。故為難治。與升麻麻黃桂枝以升陽。而復以茯苓白朮乾薑調其下利。與當歸白朮天冬萎蕤。以止膿血。與知母黃芩甘草以利咽喉。石膏性重。引麻黃升麻桂枝直從裏陰而透達於肌表。則陽氣下行。陰氣上升。陰陽和而

汗出矣。此方藥雖駁雜。意義深長。學者宜潛心細玩可也。

〔補〕曰〕此證此方極其難解。張令韶之說可謂精矣。但未知實得仲景之心否耶。

傷寒（三日之後。陽入於陰。至）四五日（病未愈。則氣又值於厥陰。其人）腹中痛。（爲太陰之部位。）若轉氣下趨少腹者（由太陰而仍論厥陰之部位。是厥陰不得中見之化。反內合於太陰。寒氣趨下。惟下不上）此欲自利也。

此言厥陰寒利也。

〔述〕自此以下凡十八節。皆論厥陰下利。有陰陽寒熱虛實生死之不同也。

〔補〕曰〕厥陰之寒利。皆是肝木挾寒水。以侮脾經。義最明顯不可牽扯中見之化也。再者下趨少腹。此中有路道。是言

從肝膈行油膜中。則下至少腹。從少腹之油膜以入於大腸則作利矣。故內經云肝與大腸通。

傷寒（平日入）本自（虛）寒（利）下。醫復吐（下）之。（則上熱下熱）寒（所）格。（寒以寒本在下故）更逆（之以）吐下（下因下而寒因上而熱）若（火之上炎）食入口即吐。（不宜於偏半甘草以）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主之。

此言厥陰。因吐下而爲格陽證也。若湯水不得入口。去乾薑加生薑汁少許徐徐呷之。此少變古法屢驗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方

乾薑　黃芩　人參

黃連（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

一蔚按 一傷寒本自寒下者。以厥陰之標陰在下也。醫復吐下之。在下益寒。而反格熱於上。以致食入即吐。方用乾薑辛溫。以救其寒。芩連苦寒泄之。且以堅之。然吐下之後。陰陽兩傷。胃氣索然。必藉人參以主之。俾胃氣如分金之爐。寒熱各不相礙也。方名以乾薑冠首者。取乾薑之溫能除寒下。而辛烈之氣。又能開格而納食。家君每與及門論此方。及甘草附子湯。謂古人不獨審病有法。用方有法。即方名中藥品之前後。亦寓以法。善讀書者。當留於無字處也。

厥陰若得中見之化。則自愈。下利。爲厥陰在下之病。有微熱而渴。則爲火氣在中矣。更得脈弱者。可以定其少陽之微陽漸起。遂斷之日。今自愈。

此言得中見之化。

一補 曰。有微熱。則利當止矣。熱不甚而微。又其脈不大而弱。爲得少陽之沖氣。故愈。注以熱爲火氣在中則非也。余於

上文已屢言之。以下皆不再贅云。

不利脈數。少陽火熱脈也。有微熱汗出。厥陰少陽兩相和合，亦可以斷之曰今自愈。然緊與數相似。而實不同。數爲陽爲熱，緊爲陰爲寒。吾謂數脈自愈者，以其得少陽之化也。設合不數而復緊。是復得厥陰之氣矣。故爲未解。

此亦言得中見之化。又以數緊二脈分言其解與未解也。

厥陰

下利手足厥冷。陽陷下。不能橫行於手足也。無脈者。陽陷下。不能充達於經隧也。灸之。起陷下之陽。手足應溫而覺不溫。然手足雖不溫。而不覺其脈還。爲吉兆。不若脈亦不還反加微喘者。是下焦之生氣。不能歸元。而反上厥也。必死。所以然者。脈之源始於少陰。生於趺陽。少陰趺陽爲脈生始之根。少陰脈不至。少陽脈不出。故少陰則在下。趺陽在上。故必少陰上合。而負於趺陽者。戊癸相含。脈氣有根。其證爲順也。其名負奈何。如負載之負也。

此言厥陰下利。陽陷之死證。而并及於脈之本源也。

厥陰

下利脈當沈遲。若寸脈反見浮數乃熱邪上乘心包也。尺爲陰部。濇則無血。尺中自濇者陰血虛也。

陽盛陰虛，迫血下行，必清膿血。

此言熱傷包絡而便膿血也。包絡手厥陰而主血也。上節言陰盛傷陽此節言陽盛傷陰

〔補曰〕便膿血者即今之痢證也。徧考金匱傷寒所稱便膿血。皆是痢證皆屬厥陰經。蓋厥陰包絡主血脈。包絡熱甚則血脈傷厥陰肝經。主風氣風火交煽。血化爲膿而肝又主疎泄。疎泄之氣太過。則迫注下利。若大腸中之金氣不收澀則不後重如金氣收澀則利而不快。故後重。凡痢多發於秋。皆金木不和。故乘金令而發痢也

厥陰內合藏氣，而中見少陽，不在於裏，即在於中，故無表證。下利清穀穀氣虛寒也。藏氣虛寒當溫其裏不可攻表攻表

汗出。因表陽外虛裏陰內竭故。必脹滿。經云藏寒生滿病是也。

此言厥陰藏氣虛寒而下利不可發汗也。

厥陰下利喜得少陽中見之化少陽之脈當沈不沈若脈沉弦者爲少陰樞陽之氣下陷故裏而下重也。夫少陽爲陰中之陽不可不及亦不可太過若脈大者則爲太過其利未止。若脈見微弱之陰象又見數之陽象者。乃陰中有陽正合少陽之氣。爲欲自止。弦之內際有身熱則死之機茲其得中見之化爲陰出之陽。雖發熱不死。

此言厥陰下利而中見之氣下陷也下重是火邪下迫於肛門見下白頭翁湯證然亦有木氣不升恐苦寒無以升達木氣喻嘉言借用小柴胡湯亦是巧思暗合卽局方人參敗毒散亦頗有意義。

厥陰緩寒在下陽爲下利脈沉而遲。三陽之氣上循頭面陽格於上則其人面少赤。戴身有微

熱多其得少陽之熱化，但得少陽之熱化少，而得厥陰之標陰多，故下利清穀者，厥陰之標陰全留於下可見也。陽熱在上，陰寒在下，少不相接，危在頃刻，惟大具旋轉乾坤之手者，取厥陰篇大方救之，從陰出陽，庶有鼓躍于野之象。必鬱冒汗而出解。然汗解，而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陽在上，而不利於下。下熱陽虛故也。

此言三陽陽熱在上。而在下陰寒之利。猶冀其上下相通。而得解也。師於接危之證。審其有一綫可回者。亦不以不治而棄之。其濟人無已之心。可謂至矣。但此證。醫家託別故而遠去。病家聽於命而不藥。余每遇此。獨肩其任。十中亦可愈其六七。特無如三四證之未愈者。受怨招謗。實徒自苦。至今而不能改者。區區此心。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也。

補 曰。原文中間者字下。必字上。當有脫簡。故治法遺漏。

厥陰下利經首言脈數有微熱汗出今自愈又言有微熱而渴欲飲者今自愈。曾言脈中見之化故設不差乃中化太過上合厥陰心包必隨下迫而清膿血蓋少陽三焦屬火厥陰心包亦屬火則火和與以有熱故也。

此節承第三第四節而言也。

下利生死之證論之詳矣而茲所重在其利後下利後中土虛也中土虛則不能從中焦而注於手太陰故脈絕上貫四末虛則手足不溫而厥冷，脈以平旦為紀一日一夜終而復始共五十度而大周於身晬時循環得一周則而脈復還手足溫者中土之氣將復陰從中焦而注於太陰故生脈不還者中土已敗生氣已絕雖手足不逆冷亦主死。

【述】此言生死之機全憑於脈而脈之根又藉於中土也夫脈生於中焦從中焦而注於手太陰終於足厥陰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水下百刻一週循環至五十度而復大

會於手太陰。故脈還與不還。必視乎晬時也。

［補　曰］手足雖屬脾而厥冷實屬腎之陽虛。脈雖法於肺。而其根實生於心之血管。言脾肺而不言心腎。是知其末。不知其本。蓋脾肺屬後天。心腎屬先天。仲景凡言生死。多以先天爲斷。以先天未絕。則猶可生。後天也。若先天既絕。則斷乎不救。

［陳亮師云］此言下利後死證。諸節皆言下利。此節獨言下利後。則與少陰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同意也。利後似乎邪去。殊不知正氣與邪氣俱脫之故。晬時脈還。手足溫者。陽氣尚存一綫。猶可用四逆白通等法。否則死期近矣。敢望

生哉。此證若是久利脉絶，斷無復還之理。若一時爲暴寒所中。致厥冷脈伏。投以通脈四逆白通之類。尚可望其還期。然醫家之肩此重任。亦難矣。

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腸胃氣衰真氣俱虛矣陽虛而脈反實者。無胃氣柔和之脈而眞藏之脈見矣主死。

〔述〕此言證虛脈實者死也。

穀入於胃，藉中土之氣變化而腐熟以成精微，循奉心化赤而爲血之義也，若寒分厥陰，厥陰之標陰氣盛，穀雖入胃，不能變化其精微，蒸津液而泌糟粕，清濁不傷以致下利清穀。陰盛格陽以致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與少陰篇之通脈四逆湯證相似，亦宜以通脈四逆湯主之。啓生陽之氣而通心主之脈。

此言裏不通於外。而陰寒內拒。外不通於裏。而孤陽外越。非

急用大溫之劑。必不能通陰陽之氣於頃刻。

厥陰以中見之大熱而利謂之熱利下重者。熱鬱於下。氣機不得上達也。以白頭翁湯主之。

【述】上節言裏寒下利。而爲清穀。此節言裏熱下利。而爲下重也。即內經所謂暴注下逼。皆屬於熱之旨也。條辯云下重者。厥陰經邪熱下入於大腸之間。肝性急速。邪熱甚。則氣必滯。而其惡濁之物急欲出而不得。故下重也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 二兩　黃連　黃蘗

秦皮 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

一升。

【蔚按】厥陰標陰病，則爲寒下，厥陰中見病，則爲下利，下重者，則經所謂暴注是也。白頭翁臨風偃蹇，特立不撓，用以爲君者，欲平走竅之火，必先定搖動之風也。秦皮浸水青藍色，得厥陰風木之化，故用以爲臣，以黃連黃柏爲佐使者，其性寒能除熱，其味苦，苦又能堅也。總使風木遂其上行之性，則熱利下重自除，風火不相煽，而燎原，則熱氣飲水自止。

【補曰】市中白頭翁，繁茸曲屈，形如蒿艾，其葉外白內青，又名白茵陳，實非白頭翁也。蓋白頭翁一莖直上，四面細葉，莖高尺許，通體白芒，其葉上下皆白芒也。花微香，而味微苦，乃草中秉金性者，能無風獨搖，以其得木氣之和也。有風不動，以其秉金性之剛也。故用以平木熄風。又其一莖直上，故治下重，使風氣上達，而不迫注。此藥四川田野多有，川人多

能識之與川柴胡同形。而大小青白之色不同。惜川柴胡。天下亦不知用。皆未考仲景之藥性故也。

（厥陰病）下利腹脹滿。（爲裏寒。）身體疼痛者。（爲表寒。夫裏寒生滿病。厥陰之脈。挾胃。寒甚則水穀之氣下行。陰寒之氣上逆。故不惟下利。而且脹滿也。表裏俱病。以裏爲主。必也）先溫其裏。（裏和而表不解。如）乃（專）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此節言寒在表裏治有緩急之分也。【述】下利而腹脹滿。其中卽伏清穀之機。先溫其裏不待其急而始救也。裏和而表不解。可專治其表。朱注云攻。專治也。此不曰救而曰攻義同。

下利。欲飲水者。以有（少陽火）熱（在中。腸液下泄。而不能上滋）故也。（以）白頭翁湯主

之

此節言熱淫上下方有一貫之道也

述一 此申明白頭翁湯能清火熱以下降而引陰液以上升也

厥陰下利譫語者中見火化。與陽明燥氣相合。胃氣不和。有燥屎也厥陰是下。有燥屎。不得不下也。宜小承氣湯微和胃氣

述 此言中見火化上合燥氣而爲陽明燥實證也

前既詳下利後之死證。今試言下利後不死之證。下利後水液下竭。火熱上蒸。不得相濟。乃更而作煩然按之心下濡者非上焦君火亢盛之煩。乃下焦水陰。不得上濟之煩。此爲虛煩也宜梔子豉湯以交水火

此言下利後水液竭不得上交於火而爲虛煩也

厥陰包絡爲火而主血。嘔家有癰膿者。熱傷包絡。血化爲膿也。此因內有癰膿。欲去而嘔。若治其嘔。反逆其機。熱邪內壅。無所泄矣。必不可治嘔。膿盡則熱隨膿去。則自愈。

〔述〕此章凡四節。俱論厥陰之嘔。有氣血寒熱虛實之不同也。

〔補〕曰。便膿血屬厥陰。嘔膿血亦屬厥陰。則知厥陰主血脈。並知風熱相煽。則血化爲膿。凡治一切膿血者。皆得主腦矣。

厥陰病。氣機上逆。而嘔。寒氣大盛。而脈弱。氣機下泄。而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也。上者自上。下者自下。有出無入。故爲難治。欲治之。且以四逆湯主之。

〔述〕此言上下內外氣機不相順接。而爲難治之證也。

有聲無物而乾嘔一作吐涎沫頭痛者厥陰之脈挾胃上巔故也以吳茱萸湯主之

此言厥陰陰寒極盛胃液爲寒氣絆逆。而上故所嘔皆涎沫而無飲食痰飲。而且逆行巔頂而作頭痛非此大劑不能治此劇暴之證方中無治頭痛之藥以頭痛因氣逆上衝。止嘔即所以治頭痛也

厥陰主[illegible]不得藏中見之化尤[illegible]中見之[illegible]令嘔而發熱者[illegible]邪不能[illegible]以小柴胡湯主之

此厥陰病從少陽之樞而治之也發熱二字應是寒熱往來

一述一　厥陰與少陽爲表裏邪在厥陰。惟恐其厥逆下利若見嘔而發熱是藏邪還府自陰出陽無陰邪變逆之患矣故

當從少陽法治之。

寒以胃氣爲本。不獨厥陰。然且厥陰一經。尤爲要法。傷寒。大吐大下之則內既極虛。復極汗出者。則外亦極虛。虛則氣少。不得交通於內。徒怫鬱於外。故以其人外氣怫鬱。恰如外來之邪。怫鬱於表。醫人誤認爲表熱不得汗。復與之水以發其汗。既虛且寒。因而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述〕此言傷寒以胃氣爲本。故特結胃氣一條。以終厥陰之義。蓋汗吐下皆所以傷胃氣。故於此總發明之。 仲景書噦即呃也。噦爲重症。與方書嘔吐噦作一類者不同。

陰既有虛寒之證。亦有實熱之證。厥陰之熱。挾少陽挾胃上入咽喉。其噦呃之氣必從少陽而起。由胃而上升於咽喉故也。傷寒噦而腹滿。必其人前後通下利。水火之氣不得通泄。反逆於上而作噦矣。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則噦愈

【述】即一厥逆結六經之證以見凡病皆有虛實不特一厥為然也然即一厥而凡病之虛實皆可類推矣故於此單提厥證一條不特結厥陰一篇而六篇之義俱從此結煞是傷寒全部之結穴處也夫傷寒至厥非中土敗絕即胃中寒冷然亦有裹實不通氣不得下泄反上逆而爲厥者玉機眞藏論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今厥而腹滿前後不利五實中之二實也實者瀉之前後大小便也視其前後二部之中何部不利利之則氣得通下泄而不上逆厥即愈矣夫以至虛至寒之厥證而亦有實者存焉則凡係實熱之證而亦有虛者在矣醫者能

審其寒熱虛實。而爲之溫涼補瀉於其間。則人無夭札之患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六終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七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　男　蔚古愚 元犀靈石　同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補正　夔門鄧其章雲航參校

補　曰此霍亂證同傷寒下篇陰陽易差後勞復皆傷寒大後病常見之證故皆附於傷寒論後其痙濕暍篇本不應附於此然仲師已自言曰三種宜應分別以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據此數語則此三篇附於傷寒論後於義始備舊本皆與厥陰合爲一卷而吾必另分爲一卷者蓋以證治文法皆不可竄入厥陰篇且仲景原序明言傷寒雜病論合十六

卷金匱九卷。即雜病論也。此當另爲一卷。與傷寒六篇。共作七卷。合之金匱適符一十六卷之數。且痙濕暍附傷寒論之終。而又居金匱要略之首。一證見於兩首。足見仲景已成傷寒論。並成此卷。後復念雜病。尚不止此。因又作金匱一書。其痙濕暍。又承接而論列之。欲人知二書連貫。當合讀以窺其義也。

辨霍亂病脉證併治法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中土爲陰陽之所歸邪傷土。邪風與水寒之氣。一時交亂。故上）嘔吐而下利。（邪正紛爭。名位錯亂。）名曰霍亂。

此節言霍亂之邪在內也。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此同太陽傷寒只是上）吐下利（一時並作雜以太陰證在內）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霍亂之故名）自（來定於）吐下。又（或吐）利止（而霍亂之內邪已解）。（而其邪未解）復更發熱也

此言霍亂之邪內外俱病內解而外未解則霍亂轉傷寒矣。夫曰利止不曰吐止者省文也。

傷寒其脈（因吐利後氣虛而）微（因吐利後血虛而）澀者。（其吐利）本是霍亂，今（復發熱又）是傷寒却（至）四（日太陰）五日。（少陰）至陰經（主氣之）上（或）轉入（於藏）陰。（則藏陰受邪）必（復下）利（何則此證）本（由霍亂）嘔（吐）下利（而得）者。（今若下利是傷寒虛）不可治也（若利止發熱至四五日而病人）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以下入於陰而仍）屬陽明也（屬陽明則燥氣在上）便必硬十三日（經盡兩週自）愈。所以然者。（以行其）經盡故也。

此承上文而言霍亂之邪若從內而外即是傷寒內而發內，轉入於陰即爲不治之證。

（霍亂）下利（止）後（復更發熱頭痛似寒）當便硬硬則（胃陽已復寒邪已去）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復值陽明主氣之期胃和故）頗能食（即）復過一經（三傳而至十三日亦）能食又過（十三）之一日（乃十四日又當陽明主氣之期陽明未旺）當愈（若）不愈者（又當於別經中求之）不（專）屬（於）陽明也。（傷寒傳經當活潑看去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此再申上文之義

（霍亂利止後）惡寒脈微（陽氣虛不能支）而復利（夫中焦取汁化而爲血下利則傷其中焦之氣血之根元虧矣）利（雖）止（而）亡血也（用）四逆加人參湯主之。（四逆湯補陽氣加人參以益中焦之汁）

此言虛寒利後溫藥中須得補氣以致水之妙也。

四逆加人參湯方　即於四逆湯方內加人參一兩。

[蔚按]論云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無血也言霍亂既利而復利其證惡寒脈又微可知陽氣之虛也然脈證如是利雖止而非眞止知其血已亡也此亡血非脫血之謂即下則亡陰之義也金匱曰水竭則無血即爲津液內竭故以四逆湯救其陽氣又加人參生其津液柯韻伯疑四逆湯原有人參不知仲景於回陽方中迸絕此味即偶用之亦是制熱藥之太過惟救陰方中乃加之韻伯此言可知未嘗夢見本草經也

霍亂嘔吐而利一時並作病名頭痛發熱身疼痛內霍亂而外傷寒兼陽明之燥氣甚熱多欲飲水者。

以五苓散主之。(助脾土以發水精之四布,不助燥氣,正)寒多不用水者,(理中焦而溫補其虛寒,以)以理中丸主之。(然丸不及湯,丸緩而湯速也。)

述此言霍亂內傷脾土,無論寒熱,而皆以助脾爲主也。

[正]曰:得陽明之燥氣而熱多,此語差矣。陽明之熱,是白虎湯證。此五苓散之熱,是太陽之水氣溢泄,而衛陽與之相爭也。若解爲燥氣,則與吐利服五苓散之法,皆不合矣。水飲停蓄,亦發渴。觀太陽篇五苓散證自見。不可誤解爲燥氣,其理中湯證解說則不差也。

理中丸方

人參 甘草 白朮 乾薑 (各三兩)

右四味擣篩爲末。蜜丸如雞子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附加減法。 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 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 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 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 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 腹滿者。去朮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總結服汎發於

一蔚 按一蔚云霍亂頭痛發熱疼痛。熱多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夫曰霍亂者嘔吐而利也。頭痛發熱身疼痛者。內

霍亂而外爲寒也。熱渴者。以五苓散助脾土。以滋水津之四布。寒而不渴者。用理中丸。理中焦而交上下之陰陽。蓋以上吐下利。不外寒熱。治宜專顧其中也。王晉三云。人參甘草。甘以和陰。白朮乾薑。辛以和陽。辛甘相輔。以處中。則陰陽自然和順矣。

〔正曰〕五苓散功兼利水。水利則津生。義詳太陽篇。此云滋水津之四布。於義不合。

此爲溫補第一方。論中言四逆輩。則此湯俱在其中。又治大病瘥後。喜唾善讀書者。於喜唾二字推廣之。凡脾胃虛。皆是。便可悟調理之善方矣。

〔程交倩曰〕參朮炙草。所以固中州。乾薑守中。必假之焰釜薪而騰陽氣。是以穀入於陰。長氣於陽。上輸華蓋。下攝州都。五臟六腑。皆以受氣矣。此理中之旨也。

吐利止。裏內邪已解。而身痛不休者。則外之餘邪尚未盡也。是當消息和解其外。宜

桂枝湯小（微）和之。

此言裏和而表未和也。消息二字最妙。不然。四逆桂枝新加湯證與此證只差一黍。

（霍亂之爲證。當責中焦之津液。內擾於臟腑。外發於筋脈。）吐（則津液亡於上矣。）利（則津液亡於下矣。）汗出（則津液亡於內矣。亡於外則表虛。而）發熱惡寒。（亡於上下。無以榮筋。而）四肢拘急（無以順接。而）手足厥冷者（以）四逆湯主之。（助陽氣以生陰液。方中借用炙甘草。以味補陰。）

〔述〕此言四逆湯。能滋陰液也。此證尚可治者。在發熱一證。爲陽未盡也。　滋陰二字。不可令張景岳薛立齋李士材馮楚瞻葉天士一流人聞之。費了多少熟地黃地黃炭何首烏之類。以誤人也。

〔正曰〕此病明是寒症。四肢拘急。亦是內經所謂諸寒收引也。故用四逆以治其寒。強解作滋陰。實爲支離

陰氣之盛陽虛者。既吐且利陽氣亡於上下矣。小便復利而大汗出陽氣亡於表矣。下利清穀此寒甚也。寒甚於內而格陽於外。故內寒外熱。診其脈微而欲絕者。陰盛無陽生陽不升故也宜急回陽以

四逆湯主之。

〔述〕此言四逆湯能助陽氣也。陽虛二字。不可令熟於張景岳薛立齋雜說之下。聞之以人參黃耆湯藥。誤人不少

陰陽氣血俱虛水穀津液俱竭無有可吐而自已無有可下而自斷亡陰亡陽之降仍在。故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更宜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啟下焦之生陽助中焦之津液。

〔述〕此合上兩節之證而言也上節以四逆湯滋陰液次節以四逆湯助陽氣此節氣血兩虛又宜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生氣而補血也。

〔蔚〕按論云吐已下斷言陰陽氣血俱虛水穀俱竭無有可吐而自已無有可下而自斷曰汗出而厥脈微欲絕者無陽氣以主之也曰四肢拘急者無津液以養之思此際若用四逆湯薑附之溫未嘗不可以回陽倍用甘草之甘未嘗不可以滋陰然猶恐其緩而無濟也若用通脈四逆湯倍乾薑之勇似可追返元陽然猶恐大吐大利之餘驟投大辛之味內而津液愈涸外而筋脈愈攣頃刻死矣師於萬死中覓一生路取通脈四逆湯以回其厥以止其汗更佐以豬膽生調取氣生俱在苦先入心而脈復以汁補中焦之汁灌溉於筋則拘急解辛甘與苦甘相濟斯陰陽二氣頃刻調和即四逆加人參湯之意但人參亦無情之草根不如豬膽汁之異類有情生調得其生氣以效倍神也諸家因於白通加法謂格陽不入借苦寒以從治之堪發一笑 按古本只加膽汁無人尿張隱菴註有人尿必有所本宜其註文極有見解張隱菴云此節當主以結上文兩節之意上兩節皆主四逆湯此言氣血皆虛更宜通脈四逆加豬膽人尿以治之不曰吐利止而曰吐已下斷者謂津液內竭吐無所吐下無所下也若吐已下斷如所謂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之證仍然不解所謂陰陽欲絕之際依然如故

此爲寒弱血氣營虛更宜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主之通脈四逆湯解見少陰篇加苦寒之甲膽乃起腎臟之陽汁上貫心主之血更加人尿乃引膀胱之津液浮

入胃中取汁內滋而血氣調和之寒蓋兩寒合之邪直入中焦胃脾霍亂者吐利太過而生氣內傷手足厥冷脈微欲絕皆宜四逆湯主之無分寒與暑也何

也正氣受傷此由正而不勝邪後人著藿香正氣散以治吐利此治微邪在胃正氣未傷如此之證弗藥亦愈陰陽混黃土湯皆能救之若霍亂裝虛古聖止

立四逆理中二方爲急救正氣之法何藿香正氣散治暑霍亂者亦非也余每見夏月病霍亂四肢厥冷汗脈而死者藿香正氣不過寬胸解表之劑惡徒治之說

夏月元氣發洩在外中氣大虛外邪乘之至故正邪逞況霸散之手夫邪正相搏有暑雨寒暑之分正受邪傷止陰正氣之虛實入臟自爲不敢治之死證非暑乎

湯而寒兩代絵也此乃霍亂之大綱舉者宜嚴實而弗失高子曰霍亂之證至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乃純陰無陽用四逆恐不必言矣又加豬膽汁入

寒者津液竭而陰血併虛不常但助其陽更當滋益其陰之意痛見夏月霍亂之證四肢厥逆脈微欲絕救以理中四逆不能取效反以明礬少許和涼水服之而

即急亦四豬汁人尿之意先賢立法可謂詳明矣

公治此當以胃氣爲主也。**吐利**之病在內君**發汗**。先從外以解之恐傷胃氣也今按其**脈平**。外解而內亦和也。但尙有**小煩**

者。食入於胃濁氣歸心一時不從控脾於脈也蓋吐利初愈**以**其實府、**新虛**。**不**能**勝**受胃中之**穀氣故也**初氣

見。經曰先胃氣後。蓋以此矣。今之治傷寒者。輒禁其食飴。害不少。然與之有時。不令太早。與之有節。不令太過則善。

此人言以胃氣爲本。經曰得穀者昌。失穀者亡。霍亂吐利。胃氣先傷。尤當顧之。故結此一條。以終霍亂之義。師每篇俱以顧胃氣爲總結。以人有胃氣則生也。治病者當知所重矣。然今醫亦耳食此二字。反以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歸脾湯等。爲補中之劑。以梔子豉湯竹葉石膏湯調胃承氣湯瀉心湯等爲敗胃之劑。江浙閩粵四省尤甚。堪發一噱。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脈證

傷寒。男子新病差。而婦人與之交。得病名曰陽易。婦人新病差。而男子與之交。得病名曰陰易。言男女互相換易也。陰陽易之爲病。其形相交。其氣相感。形交則形傷。其人身體重。氣交則氣傷。其人少氣。夫奇經衝任督三脈。皆行少腹前陰之間。前陰

受傷故少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或熱邪受三經而上衝於胸，髓海不足而為頭重不欲舉，肝不灌目而為眼中生花。精不榮筋而為膝脛拘急者，以燒裩散主之。

〔述〕此言傷寒餘熱未盡，男女交媾，毒從前陰而入，傷奇經衝任督三脉，而為陰陽易之病也。

燒裩散方

右取婦人中裩近隱處，煎燒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陰頭微腫則愈。婦人病取男子裩襠燒灰。

張隱菴曰：裩襠乃陰吹注精之的。蓋取彼之餘氣，却彼之餘邪，邪毒原從陰入，復使之從陰以出。故曰小便利陰頭微腫

即愈。

[illegible]大病差後。榮衛氣血陰陽水火始相調和而交會者勞傷之而病復作者以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胃氣新復運化不及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大五六枚。

此言新差病後。有勞復食復之證也。勞復者。病後無大勞。如因言語思慮梳澡迎送之類復生餘熱也。食復者。內經所謂多食則復。食肉則遺。是也。若犯房而復者。名女勞復。華元化謂爲必死。思隨證以大劑調入燒褌散救之。

枳實梔子豉湯方

枳　實三枚炙　梔　子十四枚擘　豉一升綿裹

右三味。以清漿水七升。空煮取四升。納枳實梔子煮取

二升，下豉，更煮五六沸。去滓。溫分再服。覆令微似汗

按清漿水。是淘米水。二三日外味微酸者，取其安胃，兼清肝火。一說取新淨黃土。以水攪勻澄之。取其水之清者。蓋欲藉土氣以入胃耳。余每用俱遵前說。

〔張隱菴曰〕大病瘥後，則陰陽水火。始相交會。勞其形體。則氣血內虛。其病復作。其證不一。故不著其病形。只以此方統治之。方中梔子。清上焦之煩熱。香豉散下焦之水津。枳實炙香。宣中焦之土氣。三焦和而津液生。津液生而氣血復矣。若有宿食，則三焦未和。加大黃以行之。令燥屎行。而三焦氣血自相和合矣。今之醫輩。凡遇此證。無不以補中益氣湯誤之

也。

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不因勞食而乃餘邪未盡而復於半表半裏之間宜轉其樞以 小柴胡湯主之。若脈浮者。熱發在表也 以汗解之。若脈沉實者。熱發在裏也 以下解之。

（述）此五節言傷寒瘥後餘邪未盡有虛實有寒熱有水氣有在表者有在裏者有在表裏之間者皆宜隨證而施治之也按尚論篇云汗下之法即互上條汗用枳實梔子之微汗下用枳實梔子加大黃之微下存參。

太陽寒水之氣從下而上運行於膚表。今 大病差後。太陽之氣不能通行遍於一身止逆於下矣 從腰以下。有水氣者。以 牡蠣澤瀉散主之。腰以上屬陽陽水當從外泄腰以下屬陰陰水當從下泄也。

〔述〕大病後用諸藥峻攻。何反不顧其虛耶。正因水勢未犯半身以上。急排其水。所全甚大。設用緩藥。則陰水必侵入陽界。治之無及矣。倘因大病後。遽行溫補。豈知其後。且有大患哉。

牡蠣澤瀉散方

牡蠣　澤瀉　括蔞根

蜀漆（洗去腥）　葶藶（熬）　商陸根（熬）

海藻（洗去鹹以上各等分）

右七味。異擣下篩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飲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後服。日三服

【蔚按】太陽之氣，因大病不能周行於一身。氣不行而水聚之。今在腰以下，宜從小便利之。牡蠣海藻生於水，故能行水，亦鹹以軟堅之義耳。葶藶利肺氣，而導水之源。商陸攻水積，而疏水之流。澤瀉一莖直上，栝蔞生而蔓延，二物皆引水液而上升，可升而後可降也。蜀漆乃常山之苗，自內而出外，自陰而出陽，所以引諸藥而達於病所。又散以散之，欲其散布而行速也。但其性苦洩，不可多服，故曰小便利，止後服。此方用散，不可作湯，以商陸水煮服殺人。

大病差後喜唾，恐脾虛不能收攝津液，乃至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不能行其津液，以致涎沫湧出當以圓藥緩緩溫之，宜理中丸。

【述】上節差後而得實證，此節差後而得虛寒之證，無虛虛實實，立論之章法也。

傷寒解後，氣血虛少，血少不能充肌肉滲皮毛，故形體消瘦，而虛羸中氣虛，故少氣，上言胃上有寒，則喜唾，此證胃中有熱，則氣逆欲吐者，以竹葉石膏湯主之。

【述】上節言虛寒證，此節言虛熱證也。

竹葉石膏湯方

竹葉二把 石膏一斤 半夏半升洗

麥門冬一升 人參三兩 甘草二兩炙

粳米半升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納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溫服一升。日三服。

〔張隱菴曰〕竹葉凌冬青翠。得冬令寒水之氣。半夏生當夏半。得一陰之氣。參草粳米。資養胃氣以生津液。麥冬通胃氣之絡。石膏紋肌色白。能通胃中之逆氣。達於肌腠。總令津液生而中氣足。虛熱解而吐自平矣。

〔男元犀按〕陰陽易治云。此仲景先生治傷寒含終調養之方也。其法專於滋養肺胃之陰氣。以復津液。蓋傷寒雖六經傳遍。而汗吐下三者皆肺胃當之。又內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故滋養肺胃。岐黃以至仲景不易之法也。後之庸醫則用溫燥之藥。峻補脾腎。而千古相傳之精義皆亡盡矣。

病人脈不浮不沉實為脈已解。脈靜而病之解為真解矣而日暮乃陽明之旺時微煩者以大病新差之人強與以穀脾胃氣尚弱。一時不能消穀故令微煩不必用藥消之此須減損其穀則能消化而愈。何以謂之損少少減與之非不與也

〔述〕此又結穀氣一條。以明病後尤當以胃氣為本。而胃氣又以穀氣為本也。損穀即是納穀之妙用。所謂以少許勝人之多許也。凡病人起居坐臥俱聽其自然。不可勉強。強則非所欲。反逆其性而不安矣。不特一食也。

〔補曰〕自柴胡湯節下。皆言餘邪未淨之證。柴胡湯主之

一節是言三焦膜中。有餘邪牡蠣澤瀉散一節。是言太陽膀胱不化氣。理中丸一節。是脾虛有餘寒竹葉石膏湯一節是肺虛有餘熱。損穀則愈一節是胃虛不任穀分別解之。則節節著實。無遁情矣。

辨痓濕暍脈證

傷寒所致太陽痓濕暍三種、宜應別論、以爲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痓充至切 暍音謁

言三種所因雖不同。而俱傷太陽之氣、與傷寒相似、故於傷寒之後見之。

〔補 曰〕此數語。是仲景了結傷寒。引起金匱一個小序。而

此三證者。證雖附於是篇方則詳於金匱。此篇之末。即是金匱之首。以見雜病應別論不得不再作金匱又見金匱通於傷寒皆可從此附見處起例矣。仲景此篇不列方。余於此篇亦少補正。以皆見於金匱。茲不重出。惟此篇承傷寒之終。即以啟金匱之始。乃仲師教人要會通二書之意。故其序既合金匱為十六卷。而其文則由傷寒入金匱。從此病過渡矣。讀者當觀其通。

太陽中風之病。入於經氣。則強急反張。鼽痓口噤而發痓。風傷衛陽。故發熱。陽邪傷陰。液不通。故無汗。衛陽既已外感。則下當惡寒。今反惡寒者標本俱病也。純陽無陰。故名曰剛痓。

此言剛痓。金匱有方。

太陽病同前時惟發熱汗出。風入經絡而表裏虛也不惡寒者病無陽而無本寒之氣也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汗出則剛烈之氣稍抑而柔和故名曰柔痓

此言柔痓金匱有方。

太陽病宜五即是少陰今痓病發熱是太陰裏證脈沉而細者是少陰裏脈與尋常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者不同名曰痓因難治按此三字宜從金匱補入

余著金匱讀論之甚詳。而補其方。屢用屢效。

太陽病作痓者血虛無以榮筋非經脈也發汗太多汗即血也即一汗證可以例且後金瘡一切血虛之證皆因之而致

痓

此言所以致痓之由也。

經云因於風者上先受之故痓病上而身熱未及於下故下而足寒風傷太陽之經故頸項強急風傷太陽之氣故

惡寒，陽氣上行於頭面，故時頭熱，面赤。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風熱傷於經脈，故目脈赤。頸項强急而不能動，獨頭面呈風象形搖。風急則筋不舒，然面牙緊閉，故卒口噤。況風邪客於會厭乎，背反張者。風邪入於經絡也。此剛柔二痓之見病也。

〔述〕此形容痓病之象。以明痓病。不與傷寒中風同也。

按前言剛柔二痓。金匱言剛者用葛根湯。柔者用桂枝加括蔞根湯。皆太陽之治法。非既成痓病之治法也。金匱用大承氣湯。具旋轉乾坤之手段。余著金匱讀。於仲師欲言未言處。補出兩方。皆是起死回生之劑。

〔補〕曰。剛痓柔痓。皆非痓之正病。惟此兩節。即是正言痓病。論詳金匱。

谿者，肌肉之會，真氣之所過；節者，周身三百六十五節，骨節之交，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也。濕傷太陽流於關節而為病。則心所主神明之氣，為濕邪所滯，故關節疼痛而心煩。濕為陰邪，故脈沉而細者，此名濕痹。然風寒濕三氣皆為[illegible]痹，不獨濕也，故[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正濕痹之候。必其人水道不行，而小便不利。濕注於內，而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則濕從小便而出矣。

此言濕流關節之病也。然濕者，六氣之一也。但一氣中猶有分別。霧露之氣，為濕中之清，傷人皆中於上。雨水之濕，為濕中之濁，傷人皆中於下。亦稱太陽者，病由營衛而入，營衛皆屬太陽也。此條論地氣之濕，乃濕之濁者也。故曰但當利其小便。若霧露之清邪，即當以微似汗解之。下條內藥鼻中，以取嚏亦外治之解法也。此證師未立方，而五苓散及甘草附

子湯之類可悟

濕家之為病（濕行於周身肌肉之間。故）一身盡疼。（濕與陽氣合併而為熱。故）發熱（濕熱鬱於肌表之間。故）身色如似熏黃。

〔述〕上節言濕邪凝著於內。不能化熱而為濕。此節言濕邪發熱於外化為熱而為熏黃也。按熏黃如烟熏之狀黃而帶黑也。黃家有陰陽之別。陽黃明亮。陰黃闇黑。師於金匱有五苓散加茵蔯。與論中茵蔯蒿湯等方。寒熱不同。不可不辨。

（濕病禁下者不可不知。）濕家（病在太陽。太陽之脈。上額交巔。夾背脊而行於兩旁。寒濕之氣。清邪中上。邪著太陽。陽氣聚而不行。故）其人（他處無汗。而）但頭汗出（濕邪得暑而蒸。經輸不利。故）背強（濕為陰邪。陰氣盛於背。故）欲得被覆（而喜）向火（此其病尚在於表與。）若下之（太）早則（濕熱之邪。留入於胃而為）噦（且胃居中焦。胃病則上下二焦亦病。上焦之氣不宣。則濁氣鬱塞。而

胸滿（下焦之氣不升。則氣化不行而）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乃濕滑而白似胎非胎也。總由寒濕之邪陷於胸膈。命門之陽鬱於下焦。）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八個字寫不易之勘語、丹田有熱。故）渴欲得水（胸中有寒。故雖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似喜水。又似惡水。其燥渴之狀而為）煩也。（受業何鶴齡案。張氏擬補黃連湯。閩醫相沿、用五苓散。）

述此濕邪誤下之逆於胸而為下熱中寒之證也。　此合下節俱言濕家不可下也。

〔補曰〕胸中與丹田。皆是膜油相連。寒濕之氣。既入胸中之膜間。則閉塞在膈中也。其與丹田氣海應出之氣。因胸膈閉而不得出。則鬱而為熱。註家於丹田胸中。尚不知其道路。而妄補黃連湯。五苓散。真是強作解事。

濕家。（誤）下之。（則）額上汗出（以陽明之脈交頞中。此陽明之氣絕。而真液上泄也。且見）微喘（以太陽之氣與肺相

合主皮毛。此太陽之氣亦而與氣上脫也。且見小便利者以少陽三焦司決瀆而出水道。先少陽之氣絕而津液下注也。三陽氣絕上下部脈散亦主死。若下利不止者中土敗而地氣陷。不必三陽氣絕而亦主死。

〔述〕此言濕家下之而上脫下泄而爲不治之死證也。

問曰風勝爲行痹。濕勝爲著痹。一屬陽一屬陰。風濕不和而兩相搏。以致一身盡疼痛若陰陽和。則風濕除。法當汗出而解然陽之汗以天之雨名之。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陰雨之時天人之氣相感正可發其汗。今汗之而其病猶有不愈者何也。答曰汗者所以和陰陽也。若發其汗。汗大出者風爲陽邪。但風氣去。即汗氣泄陽發陰凝而陰邪之濕氣仍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則陰陽兩不相負而風濕俱去也。

〔述〕此節論風濕。次節論寒濕。末節論所以致風濕而寒濕亦在其中矣。

霧露之濕。皆所自上受之。濕家病（濕不專在關節。止是半身）身以上疼痛（不發熱者黃。而似發熱。止是）發熱而黃（肺司氣而主皮毛。濕襲於皮毛。故氣不順）而喘（濕客空竅無頭痛。濕未入陰。故）頭痛（濕客皮毛。內壅肺氣。故）鼻塞（濕氣鬱滯而不散。亦擾心主）而生煩（此濕邪但在上焦。受不犯於裏）其脈（現出陽之）大（不犯胃氣）自能飲食（脾氣亦舒而）腹中和（因而斷之曰。濕病）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病淺不必深求。勞塞致此）內（辛香開竅之）藥鼻中。（宜塞其中之寒濕）則愈。

［述］此言寒濕傷於高表。裏氣自和。宜通其空竅而自愈也。按朱奉議用瓜蒂散納之。

［補］曰。頭中寒濕之中。當讀仄聲。

病者（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發熱（熱發）日晡所劇者。（以日晡所為陽明王時。太陰濕土鬱而不伸也）此名風濕。（然所以致此風濕之病）此病（乃）傷於汗出當風。（汗從風入皮腠。而為風濕也）或久傷

取冷所（以）致（風濕）也（致風濕者以此而法可以致寒濕者亦可以類推矣）

〔述〕上節言治風濕之法而未及致風濕之因故特申明其故以終濕痹之義

錢天來云病因汗出當風夫汗出則腠理開當風則風乘腠理矣風邪既入汗不得出以離經之汁液既不得外出皮毛又不能內返經絡留於肌腠而為濕此即人身汗液之濕也其或者汗當出之時傷於納涼太過使欲出之汗不得外泄留著肌腠而致病與汗出當風無異也金匱用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暍者暑也暑邪干肌膚而表氣虛微所以）其人汗出（太陽以寒[illegible]）惡寒（[illegible]）

之邪，內合太陽之熱氣，故身熱而渴也。

〔述〕　此三節論暍傷太陽。暍者暑也，金匱用白虎加人參湯。

太陽中暍者。（此證）身熱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因受暑熱而復）傷冷水，水行皮（膚）中所致也。（推之夏月，陽浮陰伏，凡畏熱貪涼，皆可以傷冷水例之。病在陰經，即屬陰證，豈可一以清涼治暑哉）

此言暑熱。常合濕邪為患。金匱治以一物瓜蒂湯方。用瓜蒂二十七個。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後人推廣其義，用五苓散。大順散。小半夏湯（茯苓湯）。十味香薷飲。白虎加蒼朮湯。皆兼治濕也。　無形之熱。傷其肺金。用白虎湯救之。有形之濕。遏其肺氣。用瓜蒂湯通之

〔正　曰〕上節熱者暍是也，是暍之正文。此節傷冷水，非暍證也。仲景因於此，正恐人誤認爲暍，故特辯之。今人創爲陰暑之說，則反生葛藤。

太陽中暍者。（病標本之氣，故）發熱惡寒，（病所關之經，故）身重而疼痛，（熱傷氣，故）其脈弦細芤遲。（陽熱者，毛其塞，故）小便已，灑灑然毛聳，（陽氣虛，不能榮於四肢，故）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氣虛不能自支也）口開。前板齒燥。（以勞而動陽熱，陰液不能上滋也。表裏經脈俱虛，不可汗下溫針。此）若（誤認爲傷寒，而）發汗，則（表虛而）惡寒甚。（若因其寒甚，而）加溫鍼則（經脈虛而）發熱甚。（若因其熱甚而）數下之，則（裏虛而津液傷，故）淋甚。

此言中暍之陰證。發熱惡寒至手足逆冷，皆陰寒之脈證。小有勞三句，是虛而有熱之見證。火汗下，皆爲所戒。而治法從

可推矣。

「正曰」此非中暍之陰證也。既曰陰寒。而又曰虛而有熱。義實難通。蓋此節以弦細芤遲之脈爲主。言其人素虛。而驟得此熱暍之病也。故以汗下溫鍼爲戒。謂其人素虛寒。則可。謂其人中陰暑。則不可。陰暑二字。皆後世之謬談。萬不可引入仲景書中。

跋

注傷寒論有五難。變易原文。各逞己見。以恣辯論。遂至顛倒錯亂。後學莫得尋其層次。雖賢如柯韻伯。亦所不免。餘何足論焉。則不講文法。一難也。論中逐節相生。首尾連貫。如發汗

後不可更行桂枝湯節。與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節。文雖同而有汗後下後之別。乃有以爲重出而去之者。其他應分不分。應合不合者。難以枚舉。則不求章法二難也。漢文古奧。每於虛字處見精神。如第一句太陽之爲病。之爲二字。人以爲虛語。其實是說太陽經氣之中。所爲出諸病。似此類者甚多。其尤易見者。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節。竟有改爲表有寒裏有熱。則不考字法三難也。經方本湯液經。效如桴鼓。乃有畏其難。而莫之用。如麻黃升麻湯之類。有因其缺而補之。如皮日休。補禹餘糧丸。猶有見解。至每節下必補出某方。甚爲笨癡。可厭。則不審方法四難也。全書有提綱。有結束。論

某證某治法合數節而成一章。然六經外何以終於霍亂陰陽易篇。厥陰篇何以與末二篇同以胃氣結束。則不標讀法五難也。傷寒論淺註。曾有一於是乎。仲景自序云傷夭橫之莫救。是編亦以傷天橫而著之也。王叔和序傷寒論云。擬防世急。是編亦正以防世急也。然則吾夫子之註是篇。其壽世壽民之意亦深矣」

嘉慶歲次庚辰孟春受業弟資有姪道著同謹跋

「補　曰」脩園書跋語甚多。只贊其書之妙。與仲景原文無涉。余爲此書。爲發明仲景原文起見。非代刻脩園之書也。故其跋皆刪去。而獨存此篇。以其見解。尚有益於讀者。

附識

〔蔚 按〕醫道之不明也。皆由於講方而不窮經之故。神農本草經。明藥性也。未嘗有配合之方。靈樞素問。明造化陰陽之理。原其得病之由。除雞矢醴半夏秫米湯等方外無方。難經八十一章。闡明內經之旨。以補內經所未言。亦無方。至漢張仲景。得商伊聖湯液經。著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專取伊聖之方。而立三百九十七法。法以方而行。方以法而定。開千百年之法眼。不可專謂爲方。仲景後此道漸晦。至唐賴有孫思邈起而明之。著千金方。其方俱從傷寒論套出。又將傷寒論一一備載。不遺。惜其字句不無增減。章節不無移易。又不

能闡發其奧蘊，徒汲汲於論中各方，臨摹脫換，以求新異。且續刻千金翼以養性補益各立一門。遂致後醫以補脾補腎。脾腎雙補補氣補血氣血兩補溫補涼補。不溫不涼之平補等方迎合於富貴之門。鄙陋之習。由此漸開。究非千金方之過。不善讀千金方之過也。後學若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千金書何嘗非仲景書之翼也耶。千金私淑仲景時有羨牆之見。其方託言龍宮秘方，蓋以仲景居臥龍岡，其傷寒金匱方即爲龍宮方。老生恒談神明，猝鬼神來告。豈其眞爲神授哉。家嚴少孤家徒四壁，半治舉子業，半事刀圭。家日見谷醫競尚唐宋各彙方。金元劉張朱李四大家。以及王宇泰。薛立齋。

張景岳。李士材輩。濫收各方而為書。是有方之書得。而無方之書遂廢。心甚憫之。每欲以家藏各方書付之祖龍。而於無方之本經。內經難經之祖述伊聖之經方。仲景書。寢食數十年弗倦。自千金以下無譏焉。壬子登賢書後。寓鄒門。適伊雲林先生患中風證。不省人事。手足偏廢。湯米不入者十餘日。鄒門名醫。咸云不治。家嚴以二大劑起之。名噪一時。就診者門外無虛轍。後因某當事。強令館於其家。辭弗就。拂其意。癸丑秋託病而歸。後出宰畿輔。恐以醫名蹈癸丑歲之前轍。遂絕口不談。而猶私自著書。嘗語蔚曰。三不朽事。立言居其一。詩文詞賦不與焉。有人於此。若能明仲景之道。不為異端末

學所亂。民不夭扎。其功德且及於天下後世也。前刻公餘醫錄等書。皆在保陽官舍而成。而傷寒論、金匱要略淺註二書稿凡三易、自喜其深入顯出。自王叔和編次成無己註釋後。若存若沒。千有餘年。至今日方得其眞諦。與時俗流傳之醫書。大有分別。所苦者。方中分兩輕重。煮漬先後。分服頓服溫服少冷服等法。毫釐間。大有千里之判。不得不從俗本。編爲歌括以便記誦。命蔚於歌括後、各首擬註、親筆改易。其於蔚之千慮一得處。則圈之又圈、點之又點。意欲大聲急呼。喚醒千百醫生聵聵。欲悟中忽然警覺而後快。至於金匱方。又命弟元犀韻之。蔚則倣建安許氏內臺方議體爲之。逐條立議

焉蓋以高年之心。不堪多用 [illegible] 與弟 元庠 不過效有事服勞之道。非敢輕動筆墨也云爾時嘉慶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冬至後五日也男 [illegible] 謙識

[illegible] 再按以上擬註及附識一條。皆家嚴親筆圈點。[illegible] 謹遵而不敢違付刻後每欲於註中說未了者續出數條庶無賸義。因閱時賢徐靈胎醫書六種其首卷有論六條頗見隱暢 [illegible] 可以不必再續也今附錄於後以公同好。

方藥離合論 論共六首俱徐靈胎著靈胎名大椿江蘇吳江人也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

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爲之製
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
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
藥各失其性操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
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
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
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
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
於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於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
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

於殺人而已矣至於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茲不復贅云

古方加減論

古人制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錮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證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有方之內因其現證之異而為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

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下後脈促胸滿者用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爲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爲加減矣若發奔豚者。必用桂枝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爲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異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爲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託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而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即曰小胡柴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豬苓澤瀉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

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卽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爲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證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證自然不悖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補曰〕仲景凡以某方爲主者皆有加減出入。世謂經方不可加減皆讀書未化之故須知仲景亦常有加減之方明

明示人加減之法要在會通其理然後可議加減。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治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偶。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眞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爲問難。註明主治之證。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啟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所謂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

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爲宗枝正脈耳。既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於宋人並不知藥其方亦板實浮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逞私見迨乎前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爲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爲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

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逮矣。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之論古方者。皆以古方分兩太重爲疑。以爲古人氣體厚。故用藥宜重。不知此乃不考古而爲此無稽之談也。古時升斗權衡。歷代各有異同。而三代至漢。較之今日。得十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乃傷寒大劑也。桂枝三兩。芍藥三

兩。甘草二兩。共八兩。二八不過一兩六錢爲一劑。分作三服。則一服藥不過今之五錢三分零。他方間有藥品多而加重者。亦不過倍之而已。今人用藥必數品各一二錢或三四錢。則反用三兩外矣。更有無知妄人用四五兩作一劑。近人更有用熟地八兩爲一劑者。尤屬不倫。用丸散亦然。如古方烏梅丸。每服如桐子大二十丸。今不過四五分。若今人之服丸藥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不等矣。末藥只用方寸匕。不過今之六七分。今亦服三四錢矣。古人之用藥。分量未嘗重於今日。（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註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爲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而謬說相傳。方劑日重。即此一端。而荒唐若此。況其深微者乎。蓋旣不

能深思考古又無名師傳授無怪乎每舉必成笑談也。

煎藥法論

煎藥之法最宜深講。藥之效不效。全在乎此。夫烹飪禽魚羊豕。失其調度。尚能損人。况藥專以之治病而可不講乎。其法載於古方之末者。種種各殊。如麻黃湯先煮麻黃去沫。然後加餘藥同煎。此主藥當先煎之法也。而桂枝湯。又不必先煮桂枝。服藥後須啜熱粥以助藥力。又一法也。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則以甘瀾水。先煎茯苓。如五苓散。則以白飲和服。服後又當多飲煖水。小建中湯則先煎五味。去渣而後納飴糖。大柴胡湯則煎減半。去渣再煎。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煎

藥成而後納大黃。其煎之多寡、或煎水減半。或十分煎去二三分或止煎一二十沸。煎藥之法。不可勝數皆各有意義。大都發散之藥及芳香之藥不宜多煎。取其生而疎蕩補益滋膩之藥。宜多煎。取其熟而停蓄。此其總訣也。故方藥雖中病而煎法失度。其藥必無效。蓋病家之常服藥者。或尚能依法爲之。其粗魯貧苦之家。安能如法制度所以病難愈也。若今之醫者。亦不能知之矣。況病家乎。

服藥法論

病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雖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則非特無功。而反有害此不可不知也。如發散之劑。欲驅風寒

出之於外。必熱服。而煖覆其體。令藥氣行於營衛。熱氣周徧。挾風寒而從汗解。若半溫而飲之。仍當風坐立。或僅寂然安臥。則藥留腸胃。不能得汗。風寒無暗消之理。而營衛反爲風藥所傷矣。通利之藥。欲其化積滯。而達之於下也。必空腹頓服。使藥氣鼓動。推其垢濁。從大便解。若與飲食雜投。則新舊混雜。而藥氣與食物相亂。則氣性不專。而食積愈頑矣。故傷寒論等書服藥之法。宜熱宜溫宜涼宜冷宜緩宜急宜多宜少宜早宜晚宜飽宜飢更有宜湯不宜散。宜散不宜丸。宜膏不宜丸。其輕重大小上下表裏。治法各有所當此皆一定之至理。深思其義。必有得於心也。

（補　曰）以上各條於仲景書頗有發明。故特採入。以爲讀是書者之一助。

攷古

錢天來云漢之一兩。即今之二錢七分也。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汪苓友云。古云銖者。六銖爲一分。即二錢半。二十四銖爲一兩也。云一升者。卽今之大白盞也。古方全料謂之一劑三分之一謂之一服。凡用古方。先照原劑按今之馬子折實若干重。古方載三服者。只取三分之一。遵法煎服。載兩服者。宜分兩次服之。頓服者。取一劑而盡服之。只要按今之馬子折之。至大棗烏梅之類。仍照古方枚數。以馬子有古今之不

同。而果枚古今無異也。　程扶生云。古以二十四銖爲一兩。一兩分爲四分。去聲六銖爲一分。計二錢五分。則所謂十八銖者。蓋三分之重。古之七錢半也。然以古今量度及鉅黍攷之。以一千二百黍之重。實於黃鍾之龠。得古之半兩。今之三錢也。合兩龠爲合。得古之一兩。今之六錢也。十銖爲一千黍之重。今之二錢半也。一銖爲百黍之重。今之二分半也。或又謂古今量度。漢長小。漢之一兩。惟有今之三錢半強。故千金本草。以古三兩爲今一兩。古三升爲今一升。然世有古今。時有冬春。地有南北。人有強弱。大約古用一兩。今用一錢足矣。宜活法通變。不必膠柱而鼓瑟。則爲善法仲景者矣。　愚按

諸說頗有異同。大抵古之一兩。今折爲三錢不泥於古而亦不離於古也。

勸讀十則

一凡積重難反之勢。驟奪其所好。世所驚疑。今且淺而商之。明藥性始於神農本經論病情始於靈樞素問以藥治病。始於伊尹湯液迨漢仲景出集伊聖及上古相傳之經方著傷寒論。及金匱玉函經二書。外臺謂又有小品一書。今失傳。方諸舉業家。與四子書無異。而猶有疑之者。豈四子之書亦不可讀乎。則以讀仲師書爲第一勸。

一仲師書文義古奧。難讀。即劉張朱李四家。明時以張長沙。與劉河間。李東垣。朱丹溪。爲四

子此李士材之誤也張石頑云張是張子和當知和治之誤雖尊仲聖之名。鮮有發揮。更有庸妄者。顛倒是非。謂仲師專工於傷寒。其桂枝麻黃。只行於西北宜於冬月。以芎蘇羌獨荊防等劑爲感冒切用之品。以補中歸脾八珍六味等方爲雜病平穩之方。百病不究根由。只以多熱爲陰虛。多寒爲陽虛。自誇爲挈領提綱之道。究竟僞術相師。能愈一大病乎。夜氣猶存。舉生平所治之證。悉心自問當亦知所變計也。則以知過必改。爲第二勸。

一經方效如桴鼓。非若後世。以地黃補陰。以人參補陽。以香砂調氣。以歸芎調血。籠統浮汎。待病氣衰而自愈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臥。傷寒論云。一服愈不必盡劑。可

知古人用藥除宿病痼病外其效只在半劑一二劑之間後世如薛立齋醫按云服三十餘劑及百劑效李士材云備參五斤期於三月奏效此豈果服藥之效哉乃病氣衰而自愈若輩貪天之功而爲己力也余閱其案深憫病人之困於藥甚於桎梏也則以經方之療效神速爲第三勸

一傷寒論一百一十三方以存津液三字爲主試看桂枝湯和平解肌無一非養液之品即麻黃湯輕清走表不加薑之辛熱棗之甘壅從外治外不傷營氣亦是養液之意故統製一劑分爲三服不必盡劑可愈愈後亦無他病近醫芎蘇羌獨荆防蒼芷苦燥辛烈大傷陰氣最陋是吾閩習氣謂二陳湯

爲發汗平穩之劑。方中如陳皮之耗氣。半夏之耗液。（性燥如血出不止。以此藥生搗敷之則止。止血卽止汗之驗。）茯苓滲利太早。（致邪陷入少陰）皆所以涸其汗源。（此二字。余切究十年方悟。）留邪生熱。以致變成煩躁大渴譫語神昏等證。所謂庸醫誤人者此也。至於金匱一百四十三方。大旨是調以甘藥四字。後世之四君子湯補中益氣湯及四物八珍十全歸脾逍遙等劑。頗得甘調之意。而偏駁不馴。板實不靈。又不可不知。則明經方之有利無害。爲第四勸。

一仲師爲醫中之聖人。非至愚孰敢侮聖。所疑者其方也。方中無見證治證之品。且銖量升斗畏其大劑。不敢輕試。不知本草亂於宋元諸家。而極於明之李時珍。能讀本經。洞達藥性

者。自知其三四味中。備極神妙。況古人升斗權衡。三代至漢、較之今日。僅十之三。每劑分三服。一服亦不過七八錢。與兩零而已。較之時方之重者。乃更輕。今以古今之馬子折算、又爲之淺淺解釋。俾知經方道本中庸。人與知能。爲第五勸。

一先入爲主。人之通患也。桂枝湯小柴胡湯無論傷寒雜病。陽經陰經。凡營衛不和者。得桂枝而如神。邪氣不能從樞而外轉者。得柴胡而如神。今人惑於活人春夏忌桂之說。又惑於前醫邪在太陽。誤用柴胡。反致引入少陽之說。及李時珍虛人不可多用。張景岳製五柴飲。列於散證。遂致應用不用。誤人無算。而不知二藥神農列之上品。久服可以却病延年。今

之信各家而不信神農。誠可怪也。閩醫習見余用桂枝湯。萬無一失。此數年來。自三錢亦至用八九錢而效者咸知頌予創始之德。至於柴胡。不過四錢而止。而浙省江蘇。每用必以鼈血拌蒸。最多不過二錢。皆先入之說誤之也。不知長沙方柴胡用至八兩。取其性醇。不妨多服。功緩必須重用也。本經崇原云柴胡出於銀州者佳。今市中另有一種柴胡。不知何草之根。害人不淺。推之細辛五味用不過一錢。大棗不過二枚。生薑不過二片。種種陋習。皆違經旨。吾願同事者先進去市中徇人惡習。而以愈達愈上。為第六勸。

一起死回生。醫之道也。如醫家束手。病家待斃。察其為難法所

訣。先與病家說明。擘其方資。愈不受謝。照仲師法。四逆白通以回陽。承氣白虎以存陰。助其樞轉。運其鍼機。臟府調和。統歸胃氣。危急拯救不靠人參（此一句爲病家之臨證下一針也。經方無用參爲救急法。惟霍亂有理中丸湯方。爲汗厥脈散法絕。以通脈四逆加豬膽汁主之。又無取乎人參。仍不可冒從薛氏景岳等輩人說也。）有其任。亦可救十中一二。

三。余自臨證三十餘年。知經方之權奪造化。爲第七勸。

一經方愈讀愈有味。愈用愈神奇。凡日間臨證立方。至晚間一一於經方查對。必別有神悟。則以溫故知新。爲第八勸。

一醫門之仲師。卽儒宗之宣聖。凡有闡揚聖訓者。則尊之。其悖者則旣之。障川東流。功在吾輩。如四家中劉河間書。雖偏苦寒。尚有見道之處。朱丹溪。雖未究源頭。却無支離之處。張子

和瑕瑜參半。最下是李東垣樹論以脾胃爲主。立中以補中爲先。徇其名而亡其實。燥烈刦陰。毫無法度。當攷醫論中。載其人富而好名。巧行其術。邪說流傳。至今不熄。正與仲師養津液。及調以甘藥之法相反。不可不知。至於李時珍王宇泰之雜。李士材之淺。薛立齋之庸。趙養葵之妄。張景岳陳遠公馮楚瞻之浮誇影響。不使一字寓目。方可入於精微之奧。坊刻汪訒菴等本。雖云耳食。却有一二道得著處。但於仲師方末。雜引陶節菴諸輩臆說。不無朱紫之亂。入門時姑參其說終爲鄉愿矣。則以專一不雜。爲第九勸。

一亞聖有云。予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今醫學各成門戶。所藉乎

明先聖之功溯委窮源不絕於口則陷溺未及久穎慧過人者。自必悔而就學道不孤矣若言之過激則怨而生謗位置太高則畏而思避踽踽獨行濟人有幾凡我同人務宜推誠相與誠能動物俾此道日益昌明則以有言無隱和氣可親爲第十勸。

〔補〕曰十條多痛快語間亦有過拘過激處然其大意皆有益於醫學故槪錄之。

醫病順其自然說

病人之吉凶禍福寄之於醫醫者之任重然權不操諸醫而操諸用醫之人何也人有大病庸醫束手無策始求救於名

醫名醫入門診畢。告以病從何來。當從何去、得那一類藥而增劇者何故。得那一類藥除去那一病、而此外未能盡除者何故。病勢雖覺稍愈。逾一二日仍作。或逾一二日而更甚於前者。又何故。一一爲病家說明。定其如此救誤、如此溫涼攻補。如此按法立方。服藥後必見出何證。又見出何證。則可愈。預斷其愈於何日何時。病家能一一信其言而不疑。且架中不藏本草備要。醫方集解。萬病回春。本草綱目。東醫寶鑑。馮氏錦囊。赤水元珠。薛氏醫案。景岳全書。石室秘籙。辨證奇聞。臨證指南之類。又無强不知以爲知之親友、與依阿兩可。素稱果于藥之先生。朱紫不亂。則名醫得以盡其所長。傷寒猝

病。二三日可愈。最遲亦不出七八日之外。風勞臌膈。一月可愈。最遲亦不出三月之外。否則病家疑信參半。時醫猶可勉强從事。俟其病氣衰而自愈。若以名醫自命者。斷不可肩此重任。反致取怨敗名。余因熱腸而備嘗其苦。凡我同志。可以鑒此前車。今之方技家。恃在口給。見有同我者。引之。互相標榜。遜我者亦不却之。臨深爲高。至於窮本草經。讀靈素法。仲景。其自立爲耳所未聞。其治效又目所僅見。遂謙讓曰。我不能如此之神。亦不如此之偏以取勝也。若輩造此偏之一字。任令法高一丈。其奈魔高十丈。且謂古書不可以今用。卽於多讀書處謂其偏。起死證而生之。卽以出奇冒險目其偏。以

致病家先入爲主。廣集不偏之醫。歷試罔效。不得已。始延爲破釜沈舟之計。究竟終疑其偏。麻桂硝黃則曰汗下之太過也。薑附芩連則曰寒熱之太峻也。建中理中。陷胸十棗。則曰補瀉之不留餘地也。滋水之地黃。補元之人參。用應多而反少。日食之棗子。至賤之甘草。用應少而反多。此似是而非之言。更甚於恣肆不倫於理之言。知幾者。正可以拂衣而去。乃猶曰病尚可爲。不忍恝然而舍之。此雖活人無已之心。而疑事無功。未能活人。且以誤人。蓋藥之所以流行於經絡藏府內外無有不到者。氣爲之也。氣不自到。心氣主之。膽氣壯之也。彼既疑我爲偏。一見我之用藥。又出於意想之外。則心氣

亂內經有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又云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是也不獨心氣亂而且膽氣亦因之而怯內經云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又云十二經皆取決於膽是也藥乃草根樹皮。及一切金石之鈍物。原藉人之眞氣以流行。令心氣亂而妄行膽氣怯而不行如苓連入口。其寒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皮毛鼓慄。而寒狀作矣。薑附入口其熱性隨其所想而行。旋而心煩面赤。而熱狀作矣。凡此之類。不過言其大畧。不必淋漓痛切而再言之。其中之所以然者。命也。我亦順其自然而已矣。又何必多事爲。凡我同志者能以余爲前車之鑒則道愈彰而活人愈衆。

徵引一

傷寒論平脈法第十三節。問曰。脈有災怪。何謂也。師曰。假令人病。脈得太陽。與形證相應。因爲作湯。比還送湯如食頃。病人乃大吐下利。腹中痛。師曰。我前來不見此證。今乃變異。是名災怪。問曰。何緣得此吐利。答曰。或有舊時服藥。今乃發作。故爲災怪耳。程郊倩註曰。望問故醫家之事。亦須病家毫無隱諱。方能盡醫家之長。因復出此條。爲病家服藥瞞醫之戒。災因自作。而反怪及醫。故曰災怪。然更有怪災病。不可不知。得仲景法。處仲景方。病家大怪。以示諸醫。益搖頭吐舌而大怪。乃從其不怪者治之。輕者劇。重者死。而災及其身。終不解

其病為何病此病近日竟成疫沿門漸染仲景却未言及。想仲景時祇有災怪病倘無怪災病耳。一噱

按程郊倩謂怪災病孽不在庸醫之好造謠言而在病家之貴耳賤目執俗本之本草。查對名醫之處方。執俗本之套語貶駁名醫之治法。以致名醫嘆息而不與辨決然而去。豈非災由自取耶。憶戊辰春李太守。名符清患氣短病。余主以桂苓甘朮湯。與腎氣丸。間服。許以半月必效旋有所聞。驚怪而阻另延津門陶老醫服葶藶杏仁枇杷葉木通之類二十餘劑腫脹癃閉而逝候補知縣葉名鈞偶患欬嗽。微發熱。小便不利。余曰小青龍湯一服可效渠怪而

不服、另延姑蘇葉天士之族侄診之。說水不制火。火氣刑金。日以地黃兩許麥冬阿膠枇杷葉貝母之類爲佐、二十餘日後、與余相遇於北關官廨。自言欬嗽已愈、惟早起氣覺短促。餘無他病、余察其面部、皮裏膜外伏青黯之色。圜口尤甚。按其脈數而弦、芤重按之散而無神。遂直告之曰、此羣陰用事、陽光欲熄之候、宜拋去前藥以白朮附子。濃煎調生薑自然汁半杯六七服、尚可急救。葉公以余言太激而不荅。是晚自覺倦怠異常。前醫仍用熟地一兩黨參五錢枸杞麥冬阿膠各三錢杜仲酒芍當歸各二錢炙甘草一錢服之。次早神昏不語、痰涎如湧、渠胞弟驚告。余曰。

前言一綫殘陽。扶之尙恐不及。況以熟地等助其陰霾之氣乎。今陰霾之氣。上瀰天際。痰涎湧盛。狀如中風。蓋以肝爲風木之藏。人當東方生氣將脫之頃。往往外呈此象。其實與中氣無與也。證與脈弦數散亂。三五不調。余直辭不治。次日未刻果歿。庚午秋七月。前任天津尹丁名攀龍。過余旅寓。見其面上皮裏。黧黑環唇。更甚。臥蠶微腫。鼻上帶些靑色。余直告之曰。君有水飲之病根。挾肝氣而橫行。無忌此時急療可愈。若遲至二十日。病亦發作。恐醫日多。方日雜。總不外氣血痰鬱四字。定出搔不着癢之套方。卽有談及水飲。緩治以六君二陳加減。峻治以滾痰。黑錫。專行

此敷衍題面而題理題神則盡錯矣。以藥試病試窮而變計。雖盧扁莫何。丁君心怪言之過激弗聽至七月下旬病作。中秋後漸重九月下旬。邀診。余告之曰向者所陳之弊今一一蹈之前說明病發後。毋庸用藥非自今推諉然無中生有之治法惟金匱欬嗽篇。用十棗湯云欬家其脈弦者有水。此主之。又云支飲家欬滿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及一歲。亦宜用此湯。推病根成於舊歲冬初。未及一歲。且病發止六十餘日。尚在百日之內。喻嘉言醫門法律。欬嗽續論篇。言之甚詳。俟有識有膽者用之。而余則不能坐中有一老醫。立爭不可。余姑擬龍牡甘苓。行水化氣等

藥而去。遂不復延。嗣余奉委到高陽辦理賑務。聞渠延醫滿座。日以熟地枇杷葉炮薑附子肉桂人參服之不斷。漸至大喘腫脹吐血大衄。耳目俱出血。小水全無而歿。此皆怪災病之新案。

「補曰」脩園之論。往往過激。又於陰品必加斥罵。亦畧有偏。然其痛快淋漓處。實切中時弊。

徵引二

「張隱菴曰」順治辛卯歲。予年四十有二。八月中生一胃脘癰。在鳩尾斜下右寸許。微腫不紅。按之不痛。隱隱然如一雞卵在內。姚繼元先生視之曰。此胃脘癰也。一名捧心癰。速宜

解散否則有性命之憂與一大膏藥上加末藥二三錢。午間烘貼至暮。手足蘇軟漸至身不能轉側仰臥於書齋心煩意亂屏去家人。至初更時。離上起一毒氣。從左乳下至肋下脇入於左腎。入時如燒錐刺入眼中一陣火光。大如車輪神氣昏暈。痛楚難言。火光漸搖漾而散。神昏始蘇過半時許。其氣復起其行如舊痛楚如前。如此者三四次予思之。此戊與癸合也。然臟邪入藏。自分必死。妄想此毒氣不從脇下入腎得從中而入於腸胃則生矣。如此靜而行之。初次不從二次即隨想而仍從於左乳下入於腸中腹中大鳴無從前之痛楚矣。隨起隨想因悟修養之道氣隨想而運用者也

運氣法大能起數厲之證

芳註妙暖亦妙至天明大泄數次。胸膈寬疎。繼元先生復視之曰。毒已散解。無妨事矣。至次年中秋復發。仍用膏藥末藥。毫無前番之狀。而腫亦不消。予因想運氣之妙。行住坐臥。以手按摹意想此毒氣。仍歸腸胃而出。如此十餘日而散。

按讀此案。知病家不能深信。斷斷不可勉强相從。且不必言及治當何法。應用何方。恐後到之醫。竊吾言而走入錯路。又恐其從吾言而還致生疑。不如三緘其口之爲得。

徵引三

喻嘉言寓意草云。王岵翁。深知醫理。投劑咸中肯綮。所以長年久世。然苦耳鳴。不樂對客。其左右侍從。誰能究心醫藥之

事。前病獲安。競以爲人參之力。而卸禍者。反以居功。謂其意中原欲用參。但不敢專主。姑進余商確。以示詳愼耳。於是善後之宜。一以諉之。曾不顧夫一誤再誤也。前所患虛風證。余用甘寒藥二劑。稍效。俄焉更醫而致危。不得已又召余視之。雖用旋覆代赭二劑回天。然前此虛風本證。尙無暇於驅除。而主家及醫。其時方競誇人參之力。謂調理更宜倍用。無俟參酌。獨不思虛風醞釀日深。他日再求良治。不能及矣。余向爲岵翁視病。言無不聽。猶患此大病。竟不樂於交談。且日來喜食羊肉河豚以召風。然亦不自由也。蓋風煽胃中。如轉丸之捷。食入易消。不得不借資於厚味。而不知胃中元氣。久從

暗耗。設虛風止熄，即病薄之味，尚不易化。况於肥甘乎。今之醫家全不究病前病後消息，明語以虛風之證，竟不知虛風爲何物，奈何言醫耶。奈何言調攝耶。彼時余適有浙遊，旋日復得重恙，召診時語余云，一病幾危。今幸稍可，但徹夜撰改本草不輟，神亂奈何。余對日胃風久熾，津液乾槁，真火內燔，宜用知母一兩，人參甘草各一錢。日進二劑，自安。衆議方中用參太少，且無補藥佐之。全無取義，竟置不用。連進參朮大劑，不效，越三日，劑中人參竟加一兩，服後頃刻氣高不返而逝

按讀此案，以自知醫理與平時心服之人，忽爲時醫蠱惑

侍從尼阻。竟至不能用而死。可知命之所定。非人力所能主也。嘉言既盡其道。可告無罪於王岵翁。而人言不足卹也。余因之有感焉。天下事。事後易爲智。大病一愈。邀功者議補議溫。紛紛不一。以致既愈之後。仍留遺患者有之。垂成忽敗者有之。夫大病自我愈之。而善後之計。不復一商者。其故有二。一以勝任有人也。一以酬謝可免也。偷薄之風。適以殞命。堪發一嘆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七終